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四十九

許尚質

字又丈一字小訥浙江山陰人諸生有龍川集

柯西蔣氏家譜序

嗣箕莊蔣氏家譜序

送劉抑侯遊豫章序

鑑園圖記

魯烈婦記

儲掌文

字越漁號雲溪江蘇宜興人康熙丁酉舉人官四川岷縣知縣有雲溪文集

祭雙忠祠記

巴縣令王君暨門傳

觀察紀堂朱公傳

張廷璐

字質臣安徽桐城人康熙戊戌一甲二名進士官禮部侍郎

趙柯邨公傳

沈受宏

字台臣江蘇太倉人歲貢生有白雲文集

西伯陰行善論

十

贈王宏道憲尹序

十一

遊稽山韓處士梅園記

十二

楊

椿字農先江蘇武進人康熙戊戌進士官侍講學士有孟都堂集

明惠帝論

十四

成祖論

十五

湯文正公傳

十七

沈

寓字寄廬江蘇崇明人有白華莊藏稿

遜國君臣論

二十四

治蘇

二十五

君山紀遊序

二十六

徐三奩脚傳

二十六

五梅公事記略

二十七

王

恪字過千號惠帶江蘇婁縣人康熙戊戌進士官唐縣知縣

遊靈巖山記

三十

遊寒山記

三十

郁計登先生墓誌銘

三十一

國朝文匯甲集卷四十九

柯西蔣氏家譜序

柯西蔣氏嚙篋其家譜成示許生尚質生作而嘆曰今天下何多誣也

下誣其子孫自譜始或曰譜何始曰衆仲云古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固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譜記氏族所由始也禮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為小宗宗法立而氏族嚴郡縣建而世祿廢經秦大亂族屬奔竄漢興諸侯王起徒步其先世名字無可考魏晉以門第選人唐重氏族譜牒特盛五代迄南宋漸以泯沒運當社屋天家帝胄有易姓而避荒者矧夫樂邵之裔也而譜之誣自此始始於一二有力者都通顯而諱單寒繁稱遠引崇所自出不知其似焉而誣也蔣以國為氏復侯於漢著浙東者曰東陽曰青田山陰之柯西入明名思政者宣宗朝以賢良辟授錦衣衛經歷歷傳有參藩公訓導公孝廉公由科第顯世宗神宗兩朝間仕族隱見與國運為盛衰柯西派自青田顧弗綴別為世表斷自無庵公為始遷祖至嚙十五世繼別繼稱世次秩然其於志也為無疑於祀也為不匱譜首王言次祖訓凄然有故宮禾黍小宛詩人之慕焉嚙者矣保此示子孫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具於茲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是則吾能徵之矣文不足而

徵諸獻狀賢而有文者。若嶠者將氏之獻也。

嗣箕莊將氏家譜序

越之將氏自暨陽以定西侯顯侯之先世墳墓在暨陽。國史本傳云。江都人。豈侯以武人嗣爵者。環衛京師。罕與載筆之士游。故譜詳而傳缺耶。暨陽將有贅於柯山蔡堰者。為柯山將氏。去柯山不四里。為嗣箕莊將氏。而將氏雷治名煥者。別有譜。予惟國有史。家有譜。史必成於易代之史臣。譜必定於克家之令子。嗣箕將氏始崇顯公。凡十世。世表一。大傳四。內傳三。不皆立傳。例義同國史。嚴哉。嗟乎。莫不欲顯其祖父。貴其子孫。顧不可必也。貴顯矣。世自三而五。詔贈如其官止矣。溯之五世以上。而系或中絕。名不可攷焉。無如何也。即有貴顯者。起而號其族人。纂其譜牒。湖廐生民。鋪張華賈。自唐宋以來。寥乎尚矣。一何誣也。覽是譜。歎有貴顯者之子孫。不若得賢而文者。以敦睦其本支。發揚先德。為信而有徵。質而彌曜也。譜載分宗。並辨廟前之將。近若蔡堰。亦不敢援。其自崇顯公上。則寔缺焉。悼冥漠而悲荒畧。俯仰無窮之慕。於斯譜在。立冬夜。北風吹雨。葉墜庭空。呼銓序之。嗟乎。雷治真將氏之令子哉。

送劉抑侯遊豫章序

予以養故遊。遊故違養。遊輒怛怛動。率一歲或歲餘歸。以為常。顧南歷閩。北抵燕。渡

河適洛不三四千里而止。嘗過潁考叔祠詩曰。小人有母在。淒切計歸程。宿五女店。曰。我亦江東一男子。空留七尺負生平。蓋數遊不歸。詎不上漸考叔下愧女子哉。乃於同好中有遊則速之返。返則勸之遊者。而劉子抑侯。以豫章之遊告。夫天下之險。莫踰三晉。九邊關塞。內則居庸紫荆倒馬。外則雁門寧武偏頭。中自懷來至土木。西經大同威遠。又西四百餘里。至偏關。皆晉境也。曩客京師。思度關之雲中。縱觀昔人出亡逐北處。有自晉來者云。今年六月。關外雪花大如掌。人馬蜩蟴。而時已杪秋。遂憚不行。劉子年當而立。即佩蒺藜之劍。衣短後之衣。日與俠客健兒。騁馳九折。痛飲三垂。一時羈旅無聊者。視塞下吏。嚙嚙不敢前。劉子悉兜畜之。又其地無他音樂。惟醉擁絃索。振振毳帳中。散金錢角伎。為嬉笑。若樂而忘歸者。而劉子則竟歸。歸則奉母太夫人居。不復遊者有年。而年已強仕。不得不遊。語云。毋失者時也。劉子不以此時遊。將何時遊。且劉子有丈夫子。而身自出遊。或一歲。或歲餘歸。度足代供甘旨外。銖而積之。寸而累之。當世有貴人。願交劉子者。競致千金為母壽。則大買田宅於越。娛其親以老。可不復遊。嗚呼。此子三十年來所由以數遊者。而今則已矣。豫章左蠡。右湖上。汴荆湘。下連吳會。亦東南割據地也。劉子世有武功。先王父授命島嶼。與睢陽何異。舟過吳城。徘徊祠下。應慨然奮興。不徒覽南浦西山。侈作賦才矣。故序以送。

之。

鑑園圖記

鑑園者。山陰劉沖倩先生之別業。而吾友孟衡今以之自號者也。園在亭山下。以鑑湖得名。左山右湖。綠以村落。蓋先生于斯延四方之士。一觴一詠者也。當明神廟時。沖倩先生以講學名天下。嘗居京師。僦居隘巷。往來騶從。闐溢路衢。不知者謂此間何貴人居也。其傾動當世如此。余因記其時。越中名園。凡數十計。張氏有硤園。倪氏有宜園。至商氏王氏祁氏。並擅園亭之勝。不數十年而園步既更。曲池非故。其幸存者。不數易其主。則為佛老之宮耳。獨劉氏鑑園。老屋數椽。屹然于寒煙衰草之中。不可謂非先澤所遺。歷久勿替者矣。園故有圖。董文敏公筆。為好事者持去。鑑園長君研亭。重乞溧陽陳君圖之。適從兄客園來都下。得其外王父倪徵君康侯先生所詠鑑園詩十首。書為一帙。附於圖下。而圖所不及者。詩則及之。鑑園風景。宛在目前。研亭將歸。奉其尊人。請予記之。予與鑑園交好。研亭又從余遊。予嘗數過園中。與鑑園有灌園之約。其何可辭。寄語鑑園。誅茅葺宇。畜魚藝秫。以遲予歸。相往復。嘯咏。重和徵君之詩。有日也。

魯烈婦傳

烈婦魯生康熙丁巳年。故小字己姑。父君貞。母姜氏。會稽縣阜步魯家。溼人。年六歲。許字徐鉅卿子世茂。康熙三十一年。越郡訖言起。一時嫁娶殆盡。俗謂之荒親。姑年十六。歸于徐。方姑始婚時。世茂固無疾。比年十三。染瘋疾。迨姑之歸也。世茂疾大作。強振成禮。後各告寢。不通余席者二年。世茂父鉅卿即世。姑髮而哭甚哀。又三年。姑父君貞亦沒。姑聞訃。遽行。姑張泣而送之曰。好新婦。兒誤女。女姑返返而兒脫愈迎女。各相向哭失聲而訣。姑返哭其父如筭。即蔬食朝夕。膜拜誦佛號。報父母恩。居母家者逾八年。而世茂疾終不起。姑張令始婚者來諭姑改適。姑泣下。即不食。姑兄聖瑞。聖用。弟國瑞。咸慰姑。終不解。於康熙四十三年十七日。夜赴溼水死。年二十八。家人跡之溼上。露其髻。立水中。衣斬然。色如生。世茂家窶甚。不能歸其屍。聖瑞為殯之。門左。

塾史氏曰。女子從人者也。以身屬者。恒以情親與之。居處交接而後情生焉。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易。若婦固處女。而曰名以繫之心。已許之。之死靡他。此柏舟之後所僅見也。夫女有未嫁夫死。以身殉之者。是以女而成其婦也。婦則與翁喪為孝婦。執父喪為孝女。殉夫死為烈婦。乃獨處夫家者五年。歸依母氏者八載。志同匪石。終始勿渝。亦異乎未嫁者之一慟而殉矣。故曰。惟烈婦為難。或又曰。世茂死。烈婦為不哭。

國朝文匯

卷四十九

三

國學扶輪社印

視含斂從地下。胡愬然以一死畢其事。曰此正烈婦有難言者。烈婦歸或不得死。死或益姑慟。則不如速死者之為愈也。婦死於魯。屍歸于徐。婦而女者之為烈也。無憾乎其父與夫矣。故又惟烈婦之死。死得其所。

祭使忠祠記

儲掌文

石室距明倫堂纔數武。堂之東偏屋三楹。榜曰使忠祠。相傳明末司授何公夫婦殉節處。方獻賊攻城時。公鳴鼓召諸生。諭以大義。無至者。城破。偕其室投繯死。或收二尸。瘞焉。今祠即墓前方丈地。前華陽令聊城安君贊鼎新之。勒石記諸壁。獨惜文殘獻佚。名諱里居胥失。傳記亦謂公大節炳如。自有足傳者。傳其人。缺其名。可也。卒未上已。諸廣文先生相與謀。謂近世禮重拜掃。公塋城伊咫。此禮缺如。不稱揭虔。要靈之意。爰備牲醴。祭墓道前。祭畢。飲福於祠。惟余亦得共事。其冊祝則素書林先生筆也。中有名剛一語。頗疑之。先生曰。其信。客歲之夏。郡人士齋戒結壇。以扶乩卜得失。無何有赫然降者。叩之。何姓。則其名。曲江人。再叩所居洞府。曰。若往訪城南大廟。即得我矣。嚙。何姓者。非公其誰哉。夫神仙事涉渺茫。儒者所弗道。然自古忠魂毅魄。耿耿不可磨滅。形於上為日星。形於下為河岳。周流於六虛。為明神。為仙靈。紀傳所稱不一而足。於公乎何疑。且顧名思義。固有非公不克當者。易稱乾之德首曰剛。其於坤亦曰動也剛。剛者乾坤之正氣也。人得是氣。然後能秉持名教。扶植綱常。試之禍福利害之交。不移不屈。否則覲然人面。何事不可為。歷觀前史。蠅營狗苟。敗名喪檢之徒。其居恒曷嘗不佩服詩書。侈談忠孝乎。一念畏憚。末流乃至於是。故臣殉

君婦殉夫視死如歸計不反顧惟剛者能之今者即公之人以定公之名其可信也
決矣更質之諸廣文先生僉曰然余謂國家承平百餘年大化翔洽回念曩者西蜀
偏隅焚燒屠割之慘及一時仁人志士慷慨致身從容赴義之為已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長矣公獨英靈不泯感發後起獲存遺跡於荒墟榛莽間而又假扶乩者之手
傳其名諱里居使百世下有以攷因緣遭會良不偶然抑諸君子景行前哲昭示方
來之思亦有不可得而沒者矣敢志諸石用補前記所未備云與祭者簡州學正林
中麟成都府教授劉某訓導李某華陽縣教諭某訓導某皆蜀人余則江南之宜興
人。

巴縣令王君暨門傳

年友王先生諱忠武字珍序號暨門世居邑西之祥圩里祖濤郡庠生以伯子斗樞
貴誥贈奉直大夫考朝珪邑庠生以先生貴敕贈文林郎郎縣知縣妣湯氏贈孺人
文林公績學王文砥行雖連蹇不遇聲望高一時或傳其歿而為神掌人間善惡簿
亦理有宜然者平川蔣文為撰傳論之詳矣先生生而穎慧書過目成誦自少及長
稟承家學負工文聲壯歲受知海寧楊公補松郡庠弟子再試南闈不售襍被北征
丁酉假浙監籍中京兆試武第七名時春秋適四十矣甲辰循例挑選入知縣班給

咨引見發邊省用得雲南初授羅次令以能調會澤會澤老東川府之附郭邑也東川故屬四川土府與烏蒙祿氏鎮雄隴氏壤相錯康熙中先入版圖雍正初雲貴督奏請改隸滇省并請改烏鎮二司之為土府者胥隸滇不順命興兵討之旬月底定固自以為不世功矣閱數年大吏邀功生事而郡守鎮將復不善拊循烏蒙乃以叛告寇氛駸駸及東川先生聞變即發民夫完城郭具芻糧為守禦計而制府亦亟發滇黔兵分道進剿黔兵自威寧入者將士用命戰比有功滇兵自東川入則恣縮不前聲言必盡殺東川十三村通賊夷民乃無患意在激之使變姑駐軍此間可解免於勦援之不力也于是夷民忿極蜂屯蟻聚相率而攻城矣當是時諸將弁共聚圍城中無有能出一籌救一矢者先生則承辦軍需焦勞旁午時時以忠義激勸其民度勢不可為懸繩於屋積薪於門期以一死殉幸而堅守浹月大兵至羣賊駭散官民相慶獲更生顧不虞先生之與烏東二守並遭白簡也吾郡楊文定公時在省聞而嘆曰烏蒙守封疆失事罪固當東川守會澤令不惜捐軀命力保危城縱有罪亦當功過相抵不賞其守城之功而反責以糜餉之罪其若公論何為扼腕者久之嗣後先生留滯會城晨夕從文定公游益講明性命之學公亦喜晚得解人引為忘年忘分交也凡旅居新米及清償虧項皆賴公手援力三載乃得歸歸而無屋可居

國朝文匯

卷四十九

五

國學扶輪社印

無田可食其艱窘更倍諸生時矣。今

上初元文定公膺特召晉大宗伯奉旨保舉賢員公首以先生名上再引見以

原銜發往四川於時同發者四人並稱其材守兼優堪作百城標準視他起廢尤屬異數云先生抵蜀泣郛三年循聲載道分校戊午鄉闈所取皆能文士今編修晏君珩其一人顧郛小邑事簡民淳上憲謂不足展先生才特調繁重慶之巴縣巴為蜀東一都會水陸要衝冠蓋往來不絕又地大物衆五方雜處案牘滋繁泣斯土者往往日不遑食夜不安寢而先生處之裕如遇過賓有當餽雖大僚至無加禮其為治一切與之休息務以德讓相先民間評訟亦自此少衰矣然聽斷精明周知情偽若燭照嘗因公赴省代理者捕得盜六人業訊供因諸牢先生歸一訊察其寃立予開釋吏以主名未得請徐之先生曰岸獄何地忍使無辜久陷此中耶後果購獲真盜如其數遠近胥驚嘆為神君乙丑先生年近七十引懸車之義致政歸始克買宅一區為終老地自是杜門課子祇以卷軸自娛不數載而分賠之檄又至矣往者滇南銅運取道蜀江水次州縣例為出結有船價並無浮冒語雖承運官所領不無餘潤已屬數十年成例相沿無自我作梗之理近日部議擬從核減運官償不足并波及出結官先生泣已三年計分賠項約二千金以上各憲稔知其家徒壁立也以無力上聞

榮恩豁免而向所買宅一區者。已輸諸官。意抑甚矣。然余觀先生浩浩落落。嘗不以得喪介懷。軍家累於城西十五里。做茅屋以居。閒步屨入城。訪二三風好。從容談笑。見者莫知其為貴人。亦莫知其為老于憂患中人也。平川丈傳文林公稱以有道之士。先生其綽有父風者與。余齒少先生九年。同譜後。偕館於揚。大會於白門。酣嬉淋漓。極一時意氣之盛。中間南轅北轍。天各一方。比年來。先後解組歸。往還頗數。當先生少壯時。要于飲。及是不過三爵。舉杯徐引。揚推古今。聲聲可聽。余輩有疑必質焉。有謀必就焉。方私幸魯靈光之僅存。而今且墓有宿草矣。豈不悲哉。先生生於康熙戊午。卒於乾隆丙子。享年七十有九。配蔣孺人。側室何孺人。楊孺人。張孺人。胥有婦德。初先生艱於子嗣。入滇後。連舉六子。今存者四人。孫男二人。長君孝咸。業以第一人入泮。稱名諸生。餘皆學有家法。庶克慰先生于身後者。

觀察紀堂朱公傳

欽紀堂朱公。余年友也。公視余少長一歲。同領丁酉鄉薦。亦先後一名。既而偕館真州。晨夕過從。賞析靡間。甲辰公成進士。選入翰林。而余輟計偕之役。浸久。嗣後公數歷中外。余仍衣食奔走。消息不相關。晚歲偶來宜。復一晤于其家。編修世講所。旋別去。忽忽到今。又八九年矣。今年公游道山。計聞為位以哭。竊念數十年來同譜同學。

十不一二存。論議其人之功德而表章之。緊後死者之責。屬編修代為請傳。其敢以耄老不文辭。謹按行狀公姓朱氏。諱陵。字紫岡。紀堂其號。別號石鼓山翁。又號花藥山人。官衡永游南岳後所自署也。先世與晦庵夫子同祖。十世祖杏城公。始由休寧月潭遷歙之渚村里。王考元輅公。考蔚庭公。奕世載德。幽光未耀。乃石顯于公之身。蔚庭公棄儒服賈。僑居吾常。元配洪太恭人。無出。繼配程太恭人暨王太恭人。生四子。公行第二。江陰之西石橋其始生地也。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年十二。從顧明侯先生游。先生每令公朗誦所讀書。而已卧聽之。屢起擊節曰。吾觀子讀書。抑揚合調。逆知子文之于短長高下。皆宜也。一藝出。諸同學皆俯首。弱冠始歸應本邑試。冠軍者再。旋受知銅仁張公。拔置府庠。比古田余公錄科復第一。皆廩膳。自是聯翩直上。試草聞臚。膾炙一時。能文名噪大江南非矣。公之在詞垣也。

世宗皇帝方勵精圖治。留意人材。擇庶常中之幹畧優長者。試以刑名總纂。故公未及散館。特擢刑部員外郎。兼辦現審司事。公定讞準情酌理。允當上心。

上又以盛京部務廢弛。遣漢司官十二人前往辦理。公與焉。前後司冠洎京兆尹。如王公朝恩。黎公致遠輩。皆雅相器重。錄供主稿。專屬公。諸同僚執筆署名而已。未

幾擢禮部正郎。命以陞銜留任。閱三載。乃遷補刑部現審司郎中。考選改貴州道監
察御史。公之入臺也。由靜海。南湖南。勵公之薦。勵公飲以酒。語之曰。君今者出頭辦事
矣。宜先自立主意。譬如案頭器皿。方者難動。圓者易傾。方者雖傾。不踰時。即定。圓者
一傾。便轉轉不知所止。此持身居官之明鑒也。公謹佩之。終身不敢忘。俄協理山東
道。巡視北河。條陳漕務便宜三則。皆允行。壬子。部院保送道府員引見。公在選。特授
江西之贛州。自壬子迄辛酉。綰郡符十載。久于其職。政又民安。召父杜母之稱。若出
一口。郡有濂溪書院。院有池。時值子午。水溢舊痕。分寸許。公曰。此靈秀區也。捐俸倡
修。願以山靜泉清四大字。就其中。延師設課。屆期。公親臨之。引諸生環列案前。評定
甲乙。并授以為文真訣。文風益振。起焉。贛當閩廣孔道。設東西兩關。以守兼攝。公嚴
禁吏役需索。立法從寬。商皆樂出其塗。課日裕。每歲溢定額數千金。歸諸公。此亦公
精於吏治之一端也。中。閩惟採辦銅斤一事。幾受虧空。追賠之累。公百方稱貸。遣親
信出重洋購補。及舟還閩。辦員思攘而有之。公訴諸閩督。得直。閩督亦用此知公。後
移節兩江。爰有該府。歷練老成。循聲播著之獎。壬戌。陞授吉南贛道。贛為公舊治也。
父老。兒童趨迎馬首。公與慰勞如家人。在任後。凡到郡縣盤查。必執戲抽封躬親稱
較。曰。彼皆父母官也。輕重其手。權歸吏胥。則百姓有藐視官長之心。而一切不可為。

矣。公雖勤于案牘。輜軒所經。不廢吟弄。每視守令才具長短。贈以詩歌。勸規並至。癸亥春。贛郡院試日。猝遇暴風。文場覆壓。死傷不下百數十人。人情恟恟。聚眾喧嘩。浸釀大變。公業以溫言散遣。復出示四門。備述十年來矜全愛護之心。及目前德薄召災之咎。其詞惻愴動人。讀者皆為流涕。事獲寢。其年六月。奉中丞今相國桂林陳公札諭。商買補倉穀事。公具覆疊疊千言。末更極言每年買補上下相朦之弊。買穀必於本地。派買必於富民。資有餘。濟不足。政體本極光明正大。何如明目張膽而昌言之。俾知買者當買。州縣不必情求。賣者當賣。富民無敢力抗。從公交易。吏胥不得因緣作姦。如是而政體立矣。持論周詳。亟為陳公所賞嘆。謂可方宣公翰苑集云。其他書票文移。有關國計民生者甚夥。不具書。然皆公自屬草。下筆有神。未嘗向幕中人一假手也。甲子。丁封公艱。而寅服闋。補授衡水道。甫抵任。而所屬中四邑報水災。即日驅車往勘。且諭縣令曰。災黎嗷嗷。必待申詳得請。然後放賑。疇能枵腹以待。彼汲長孺何人哉。立提取帑銀。按戶口給散。民慶更生。是歲雖災不害。公賜也。方公查賑。行次耒陽。所乘竹輿。枉忽折。公念日來風燥所致。是謂融風。而衡陽多架竹為屋。尤可慮。亟飛札回署。諭居民謹備不虞。傳諭未畢。而煙燄燭天。延燒且千戶。咸嘆公之愛民如子。料事如神焉。又嘗奉委查郴桂二州礦廠。徹底澄清。上憲皆咋舌曰。如此

則忤任官參處賠累不止一二人矣。公曰：知而不言，罪滋大。因指陳前人辦理錯誤，按之於例，實有不符，而推勘其情，尚非隱匿侵漁之比。據實以聞，詎奉部覆如詳，免議而章程一定。後此亦得所遵循矣。戊辰移辰沅道，值金川不靖，調南省兵會剿，取道湖南。夫馬留糧，羽書旁午，制撫知公才，命總理其事。區處悉當，閭境晏如。庚午暑臬篆，於秋審多所平反，報部無駁改者。辛未，丁繼母王太恭人艱，回籍。比乙亥，公春秋六十有八矣。自念三十年來，典郡參藩，受恩深重，一息尚在，何敢偷安。仍假裝赴補，不幸長君暴亡，中途示夢曰：大人盍歸乎。公驚悼，決計還轅，不復出。自此優游林下者又十餘年。公孝友性成，當館真州日，世父漢馭公抱病江外，即解館偕歸，抵蘇病劇，寢寓延醫，衣不解帶者累月。訖不起，封公更以允嗣質弱為憂。公禱于神，願減己年以益兄算。其程兩大恭人祿養弗逮，封公及王太恭人之變，俱未獲親視飯食。公心惘焉，每值歲祀，輒捧奠長號，見者莫不泣下。朱氏族大，丁繁，譜牒久不輯，日遠日忘，將相視如途人。急商諸族叔之居宜者，編修公父子，自十六世以下，次第編纂，校刊成書。至丁亥秋告竣，公喜曰：吾願畢矣。公為人和平厚重，望之巖然，即之藹然。生平無他嗜好，惟以讀書著文為性命。所著有綠滿山房詩古文詞四卷，時文四卷，歸田後猶為子若孫改定課文，一字未安，沈思徹夜。居家食不重味，衣履布素，一如

諸生時。每日游息門庭。喜招負販來前。話桑麻。訪里中瑣屑事。一日與賣穀翁坐語良久。翁曰。君家有官方面者為誰。公微笑。翁大驚曰。君其是耶。吾每見富家翁多收百斛米。即不免樹立崖岸。君乃能如是乎。因嘆息而去。客歲公壽登八旬。親朋將製錦稱祝。因謝曰。某莅官數十載。從不以生辰語人。人亦絕無知者。贛州士民姑以四月初八佛誕日。扶老携幼。膜拜佛寺中。為使君壽。今老矣。敢失本來面目乎。蓋其高致如此。嗟乎。易稱君子之道。不外出處兩端。如公者。初以文學成名。繼以賢潛奏績。終以耆年碩德。模楷鄉邦。揆諸古人出處之宜。難并美具。斯可稱當代之完人也。已。公卒以乾隆戊子。距生康熙戊辰。享年八十有一歲。配吳恭人。有婦德。先公十年卒。其子女孫曾。並詳家譜中不贅。

趙柯邨公傳

張廷璐

趙君鯉詔字儷青一字柯邨武進大司農趙恭毅公之季子也誕生之夕恭毅公夢楊夢鯉先生來謁楊故明萬厯戊子舉人恭毅公寤而喜曰是豈吾兒之前未耶因名曰鯉詔漸摩家學髫年通五經善屬文補郡庠生試輒冠軍為人剛正厚重少嗜慾寡言笑篤於倫紀儕輩恒嚴憚之江南世家子弟多鮮衣美食好游敖或事馳騫以博取聲譽君獨褐衣蔬食鍵戶閑修年家世講滿天下未嘗輕投一刺妄交一人方恭毅公之駐節兩浙移鎮湖南也君歲時候閒起居恒襖被附舟往來楚越間人未有知其為中丞公子者年三十有五而喪耦終居二十年不復娶旁無妾媵朝夕與一子相依倚人以為難或有餽遺不問輕重概行反璧曰吾父為清白吏不名一錢敢違教耶應科目時有欲招致門下者君毅然曰得不得命也奚以徵倖為卻之不顧及獲雋之年適在戊子與夢鯉楊先生振科第恰符乃知天數有定昔唐非虛也伯仲兩兄皆以科第顯君獨以名孝廉兀處家巷三人雖志操不同而畢生友愛無間迨至人情險臧令原負痛君之風節益峻整不合時宜至性益肫篤不求人諒薑桂之性厯久不渝洵稱無忝所生哉

贊曰自古剛大正直之氣充塞宇宙而多鍾於狂狷一流故入道之門必由狂狷聖

人亟取之。以為純而粹之。馴致於中行不難。乃世俗以模稜為通養。以依違為見幾。直鄉愿耳。中行云乎哉。若趙君柯邨者。傑然自立。不同流俗。殆古所稱獨者流歟。余為諸生時。過之白下。即心欽焉。既而獲出恭毅公之門。而契好尤深。方謂如君之賢。使其得位行道。風節當克繼恭毅公。而不虞其竟齎志以逝也。俯仰今昔。世交零落。益重師門之感云。

西伯陰行善論

沈受宏

自古無不為善之聖而有不可善之時。夫至於善不可為而聖人之善乃不敢大著於天下。蓋首出之聖無論矣。即為臣而或遇盛世。事明主。其所設施可任我所為。而無所顧忌。則其善可以為功。而不可以為罪。惟不幸處時之變。而善乃至於不可為。是非不可為也。為之而將以惡歸之君也。將使天下之去其惡而歸我也。夫以惡歸之君。使天下去其惡而歸我。則聖人之善適成其大不善。而聖人始無以自白其心矣。是故隱其善之迹。而藏其善之用。而後其善也不至於為罪。而亦可以為功。此聖人之善行其善也。史稱西伯陰行善。論者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其說非也。文王之時何時乎。肆毒痛於上者。非紂乎。進讒言奸說於君之側者。非崇侯虎之輩乎。夫毒痛肆於上。則民之思紂者日益急。讒言奸說日進於君側。則所以怙紂惡者日益重。而思所以鋤天下之善者日益力。使文王沾沾焉以善自詡。以行善自任。使天下之惡名盡歸於紂。則紂有不怒。崇侯虎有不譖者鮮矣。即不然。而天下歸文王。一時擁戴。迫以不得不王之勢。則文王其何以謝天下。故文王之陰行善者。文王之善行其善也。且文王之與九侯。鄂侯。同三公也。彼九侯。鄂侯何罪。而醢之矣。殺之矣。文王一歎。而崇侯遽告。羑里遽囚矣。當時使無散宜生之徒。則美女不進。珍寶不

入。文王亦必不免。文王以為我死而一身不足惜。天下之不安。我之罪也。天下不安而使紂速亡。尤我之罪也。是故納賂至汙也。不殺至仁也。處己以至污。而處君以至仁。留吾身為安天下之臣。即奉我君為安天下之主。於是而善不得不行。而行善又不得不陰。不陰則文王者。九侯鄂侯之續耳。一數猶見囚。況於行善乎。是故獻洛西而傷炮烙。文王之善也。而文王則曰。君之惠震赫怒而過徂莒。文王之善也。而文王則曰。君之威耕耨者九一。文王之善也。則曰。吾守君之疆畝。仕者世祿。文王之善也。則曰。吾敬君之官職。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文王之善也。則曰。吾不敢重君之貪欲。蠶桑之藝。雞犬之畜。文王之善也。則曰。吾不敢慢君之耆老。推其心。惟以善歸之君。而我。不有其善。以我之善歸之君。而君不有其惡。務使天下各安其業。而遂其生。熙熙然。皞皞然。若堯舜之君在上。而忘其為誰之功。故曰。陰也。陰之時。義大矣哉。當是時。汝潰之民。供紂之役。而不見紂之勞。則紂之惡不大著也。江漢之俗。化文王之政。而不見文王之善。則文王之善不大著也。紂之惡不大著。則紂可安於為君。文王之善不大著。則文王可安於為臣。孔子稱文王服事而曰。至德。嗚呼。惟陰也。茲其所以為至與。或者曰。紂之惡極矣。剖人心也。斲人脛也。剝人之孕也。文王雖聖。不足以勝紂之暴。天下雖被文王之善。不能遂忘紂之惡。是又不然。紂雖惡。其所剖者。一人之心耳。

所斷者一人之脛耳。所刺者一人之孕耳。固不得盡天下之人而恣其凶虐也。文王為西伯能奉紂而安天下。則能率天下諸侯皆奉紂而安天下。故紂惡之及天下者猶寡。而文王之善之及天下者已深。如是則文王之善皆紂之善。而紂之惡皆可以相忘。嗚呼。此文王之陰。所以為至德也。蓋嘗即齊桓之事觀之。齊桓雖假仁義。然其為盟主。猶文王之為西伯也。其挾天子申五命。常時諸侯莫敢不從。猶文王之率諸侯以奉紂也。其伐楚曰。昔我先王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猶文王之得專征伐也。第文王之行善。惟恐人知。齊桓之行善。惟恐人不知。故文王可以王而不為王。齊桓可以伯而止於伯。文王之德亦較可識矣。故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非叛紂也。其諸侯之隸於方伯者也。虜芮質成。非歸文王也。其諸侯之請命於方伯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有天下也。其被文王之善不及紂之惡者。三分之二也。若然。則不特文王不負有其善。即天下亦不有其善。夫是之謂至德。夫是之謂陰。陰者不大著之云耳。豈如後世陰結其民而奪之國。而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哉。在易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隱之為言陰也。在賢人而潛。則隱其德於一身。而德尊。如伯夷之辟紂是也。在聖人而潛。則隱其德於天下。而德至。如文王之陰行善是也。雖然。時至武王。則紂惡日著。而武德亦不得不著。故

伐紂之意亦即奉紂之意也。文王之時其潛龍而武王之時其亢龍乎。

贈王宏道憲尹序

朋友之所以合於我者豈非天哉。在漢則有潁川之德星聚。茅容之追徐穉。郭泰之識孟敏。司馬諸葛龐公之隱於襄陽也。在魏則有曹王應劉之清夜遊也。在晉則有竹林七人之酣於酒。王衍裴頠張華之善談論為樂也。在唐宋則亦有微之樂天之郵簡。魯望龔美之酬和。蘇子瞻黃山谷米元章輩之雅集也。蓋古人之所以合者如此。吁必有故矣。始必有所不知其合而適然其合之也。既必有所合之而相為愉快。相為感激且相為痛哭流涕。於是遂終其身一合而無不合也。此豈無故者邪。予年十五始學為古文。十六始學為詩。願足跡未嘗越戶庭。不知所交往。後二年壬寅乃識周子翼微。又一年癸卯識郁子東堂。既又識毛子亦史。此三人者。要之才人。豪於詩。故以詩識之。憶予嘗過錦溪。從東堂論詩。文極歡。則曰。今天下其無人哉。士君子不幸無會遇。才不可見。得其才於詩古文之中可矣。然尚幾幾難言之。為之慨然。而三人數為予言。王子宏道憲尹也。予時慕其人久矣。願意彼二子者。名公子。方其侍尊甫督學三楚時。楚之材出門下。極文章之大概。登山眺巨川以遊。翩翩裘馬。早有名。意其人必狂傲不自下者。與因而疑也。不敢造門。若此慕之而復疑之者。五六年。

於今矣。今年戊申夏。二子介亦史顧子。實炎暑。入門排扉。解衣坐定。為言向從三人。聞沈子台臣也。子感其意。又見其為人。則遂信之。已而及於其門。則二子各出其所見贈者。予讀之才與三人同。真未易得。其在去年。見吾詩而有所贈唐律者。宏道也。其在今。見吾詩及傳奇。而以金元詞曲見贈者。憲尹也。吁。子因歎吾之知二子。不如二子之知我也。且夫才如二子。其意之厚愛予。如二子。審如是。宜求見恐晚。乃既五六年。慕之。又五六年。疑之。不敢造訪。即在二子既聞我於三人。既見我詩。遠不出門外一里。亦不及過。又嘗各往來於東堂。亦史居。不一遇。夫惟不得見其人。以深知其可交。故終不信。至今相識。乃在五六年後矣。然則吾其久負此良友之樂也。將我之疏而為二子咎邪。將二子亦自有其咎耶。抑且三人不為引而見之。而咎歸三人邪。嗚呼。此天之合之也。誰則知之。或先或後。或遠或近。歸合之而已矣。子因之重有感也。往子與三人交。詩必和。會必同。憂樂必勞問。其密也。乙巳夏。翼徽始遊京師。丙午夏。亦史再遊如阜。是年秋。東堂遊金陵。已皆歸。未數旬也。去年丁未春。翼徽東堂復遊京師。今亦史亦將遊京師。而未果也。皆以貧故。嗟乎。四年之間。彼三人者。奔走無定。予之離羣而索居也。何如哉。且亦未知我將來其奚適也。今也幸而又得二子於此。余尚鬱鬱守茲土。三人即皆遠去。庶幾日與二子考德而問業焉。日與嘯咏焉。日

國朝文匯

卷四十九

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甲

集

與息焉游焉其亦可相與以有成乎。其矣天之愛人也。其將成此一人也。慮其孤立而無助。故必合之以朋友。二子之贈予也。以詩詞。予不能報。予曰。朋友之所以合於我者。豈非天哉。其以此言為二子贈。并為三人贈也。予之得二子也。以三人。

遊稽山韓處士梅園記

癸酉冬十月。予客越州。旅館少年從余為稽山之遊。謁禹陵。禮南鎮廟。時日方午。欲登礪峰石屋。以路險遠。恐饑乏。求食於道士。不可得。少年謂余曰。山中處士韓先生。有精舍在焉。頃以客告之矣。遂往造之。從蘿落間入。迷藹蒙翳。徑無人跡。至門。視其題額曰梅園。周以牆垣。門外松檜離立。稽山在其上。若屏障然。入門。則老梅數株。落葉滿地。處士聞客至。延入草堂。茶初沸。手滷茶以獻。味甘香特異。問何茶。曰茶固日鑄產。而泉則此山中挑溪水也。處士年五十。貌癯而體輕。興高而神逸。為予言會稽諸勝。及宛委秦望天姥諸山。寶山宋六陵之處。踰岡度嶺。道路所由入。厯厯可聽。且曰。生平性好山水。避喧屏俗。居此者有年矣。每初春時。梅花繞屋。雪月交映。獨坐小樓。清晨聞山鳥數聲。巖谷寂然。意況清絕。山居無事。日把一卷書。間為詩文。以自遣。頗謂至樂。客今獨遊山中。其亦有同好乎。予聞而心異之。起欲別。處士曰。當為客具飯。願謂少年曰。自此東南一里許。上水簾洞。有茅庵。高僧雲大師居之。汝從客一往。

遊馬陵其山之顛左臨南鎮右眺禹陵其境有足快者歸則望我舍而來乃取微徑循山麓曲折行至水簾洞洞束兩崖之間澗水下流數十丈出洞口為溪所謂桃溪水也並澗而上水汨汨鳴石中聲如琴筑或渟如鏡清徹見底澗窮徑絕得茅庵曰一華居布簾垂戶蒲團在室而僧已他出矣遂繞庵後穿叢竹捫蘿攀樹直上山顛左右一望則南鎮禹陵殿閣參差金碧照耀皆在山下遠近諸山奔走絡繹野田陂塘城郭村墟之景一一在目信如處士之所云者歸至梅園則處士已具飯肴蔬雜陳佐以尊酒歡笑若雅故飯已出示以所為詩文詩有清思有曰人來山獻翠鳥度樹飛紅亦佳句也復坐庭下石牀相與談論者久之日將暮處士曰盍止一宿明日為鐘峰石屋之遊乎予竟不能留而別沈子曰古之稱隱君子者多矣而近世莫有見者以予所見越州土俗尤習於榮利處士獨能高尚其志居空山之中不以外物自累可謂賢矣嗟乎人恨不相遇山林之士又豈少乎哉是不可以不記處士名某字鳳瞻山中人稱曰韓先生

明惠帝論

楊椿

事有合與古通相類。而其實不類者。漢七國明燕王是也。七國之反。以誅賊臣鼂錯為名。燕王之反。以討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為名。類也。而其實不類。漢諸王連城數十。大者五六郡。然國無見兵。兵非漢虎符不得發。故其反不易。吳王之削地以驕。趙王以過。適楚王以私姦服舍。膠西以賣爵有姦。皆非舉兵先反。亦非有上書告變者也。鼂錯云。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者。臆說也。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而諸侯合從。而西矣。鄒使削地之令不行。七國竊自而反哉。明制諸王各有三設衛。衛有十所。所有軍一千二百人。又有子弟餘丁。又有園子手二千四百人。又有私募壯士。又有上賜追北降人。蓋不待徵發。而數萬之兵已集。其將則指揮千戶而下。大小不下千人。訓練則一月十餘次。南征北討。軍中賞罰皆便宜處分。在國節制文武吏士。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為之意。周王之反也。次子有燭首之齊王之反也。府人曾名深發之。湘燕二王前既與周同謀。後復與齊構逆。與七國反出於錯之臆說者異矣。周齊既廢。湘王自焚。仍諡為王。燕王復置不問。未幾燕府護衛倪諒又上變。百戶林玉邵庸證之。夫曾子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況強大藩王。告變至於再。至於三乎。惠帝尚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護衛。第遣中使逮其首謀燕

王不思自咎。遽聽張玉朱能之言。誘戡守臣。稱兵犯關。與七國削地起兵者。更不侔矣。燕王亦知弗順。託言祖訓。朝無正臣。訓兵以清君側。以愚天下耳目。韓郁楊砥羅義信之上書。請息兵講和。以篤親親之誼。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漢孝文仁君也。淮南與大夫但謀反。則召至長安。廢之。濟北王興居反。則遣棘蒲侯柴武討之。七國既叛。袁盎請斬晁錯。以罷七國之兵。而周亞夫所將三十六將軍。卒未敢請罷之也。則討逆非不親親。亦明矣。羅義一戍卒耳。其人本無足責。韓郁楊砥身為朝臣。不能為惠帝豫籌弭變之良策。又不能出制勝之奇謀。而乃一請講和於滹沱。既止之後。一請罷兵於初園。北平之時。是管蔡可不誅。而七國與居不必討矣。不亦左乎。同時高巍所言。視郁等近理。然分王子弟。亦曾諫主父偃之陳言。於惠帝英益哉。或曰。代岷二王。降為庶人。一流於漳州。一幽於大同。何也。曰。此燕王檄文之誣。諸裨史仍之耳。代岷二王。驕恣不遜。惠帝特小懲之。未有削爵及流與幽事也。太宗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巳。太宗即位。七月癸亥。遣都督袁宇整肅雲南兵備。賜珉王書。凡事可與宇計議而行。夫岷王果流於漳。自漳至京。自京反滇。動逾數月。宇至雲南安得。即與梗計議也。永樂元年五月丁未。復賜書岷王。朕即位初。召爾還京。宿留不至。使岷王在漳聞命。自當速行。尚何宿留之有。今乃以宿留責之。以不至罪之。是珉王未

流并未廢。仍王雲南可知。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同知陳質以守大同。刼制代王伏誅。刼制云者。猶漢濟北郎中令刼守其王。不得發兵。淮南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為漢也。蓋代王在洪武中。嘗從燕王北伐。燕王欲以誘寧王者誘代王。取大寧者取大同。不意代王為陳質所制。遂由居庸關而歸。自是北平之兵。不敢西向。陳質之功也。謂之幽代王可乎。使惠帝欲幽代王。自當與周齊兩庶人同幽京師。不置之大同矣。釋史又言岷王錮於雲南。其誤亦猶是耳。或曰。燕王檄文。齊尚書等。因錮燕府奏事百戶。華楚煨煉。令其誣王造反。以金帛賞珉王左右。誣告岷王。審爾則諸府告變。得非皆以威脅以利誘者乎。曰。他府且不必言。有煨為周王子。其告變也。豈亦可威脅可利誘者乎。燕王稱帝後。諸府告變。無歲無之。周齊代岷。尤甚。豈亦皆誘之脅之者乎。乃元年削代王護衛。降其官屬。明年削岷王護衛。罷其長史。又明年遼王護衛亦削。儀衛司亦革。又明年齊王廢。又明年晉王廢。又明年谷王亦廢。又明年周王繼廢。護衛盡去。其他秦寧永興高平平陽諸王。受譴者不可勝計。曾是篤於親者然乎。崔銑云。建文殄滅懿親。齊黃誤之。希直敗之。諸君死國之忠。不足贖亡國之罪。近作史例議者。亦云建文不用韓郁之言。剪除諸叔。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是何不舉永樂間事觀之也。銑等之言過矣。宋馬貴與有言。封建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

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明太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是何異執孺子之手。而授之利刃。復教之剗刃之術。欲其操刀無割也。得乎。然則靖難之師。咎蓋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謂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耳。自是矯枉過甚。諸王不與政事。言及兵者。罪之。不再傳。而宗室彈微勢。望俱削。名雖親王。不為士民所尊。與漢末諸王無異。傳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成祖論

古之得天下者。有正有誦。正者仁義。誦者假仁假義者也。燕王則仁義不施。而詐譖權變之術。勝固不可謂之正。并不可謂之誦。誦者或稱其神謀睿算。成千古所無之功。或稱其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變化。出沒不常。更有謂拘攣之行。非所論於上聖之主者。夫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言之狂悖。事之乖逆。今且不論。第以用兵言之。觀諸裨史。濟南之戰。東昌之戰。小河之戰。齊眉之戰。燕王之敗北。特甚。晉錄皆譴言之。然於濟南。曰五月丁丑。率師往濟南。卒已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則困於濟南。可知矣。東昌。曰張玉戰敗。上猶未知。昏暮就陣。執敵卒。訊知我步軍已退。遂還營。則東昌之狼狽。又可知矣。小河。齊眉二戰。相去不過數日。

小河曰四月丁卯。陳文達奔渡河。敵後軍來援。陳文戰歿。齊眉曰甲戌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乙亥諸將請渡河駐營。觀釁而動。則官軍再捷。燕王諸將懼而欲歸。更可知矣。他若陳亨受創於鐔山。王真自刎於肥河。實錄或僅紀之。小傳或竟畧而不書。且有敗而裨史亦未載者。不可勝計。至其勝則一本之於詐。懷來之克。以護衛軍家屬招之。寧王之執。以兄弟情誘之。松亭關之破。先用間以除卜萬。繼用術以誅陳亨。西直門之下。唐雲易服之功。濟沅河之勝。張保偽逃之力。蓋無往而非詐。即無往而不勝。而耿炳文之守真定。鐵鉉之守濟南。陳質之守大同。吳高之守遼東。趙清之守彰德。徐安之守鳳陽。梅殷之守淮安。皆不為其所詐。故燕王或去之。或避之。或間之。而謂孫吳之智。韓白之奇。止如此哉。南郊日大詔天下六戰皆自矜不世出之功也。以實錄考之。壩上滄洲襲耳。非戰也。白溝夾河橐城皆岌岌乎殆哉。非天假之風。能保其必勝乎。靈璧之三敗。蓋其時詐益甚。間益多。故得為此。以誤福軍耳。否則平安之勇。三軍之衆。左右副總兵而下。文武大小諸臣。能悉為其所禽哉。蓋今之實錄。料敵制變。戰勝攻克之詞。皆出史臣之粉飾。殆未可深信。而其屢瀕於險。有不可諱者。則惠帝文武諸臣。政未可輕議也。而國權謂建文帷幄之算。惟務兵多折衝之寄。各求僥倖。明史例議謂建文內無謀臣。外無猛將。豈不謬哉。或曰。建文諸將咸

懷二心。臨陳甘為所縛。或有如朱鷺所云者乎。曰諸將從太祖百戰之餘。豈盡甘心從逆。宋忠謝貴孫泰俞瑱燕王書檄中斥為反賊。為逆賊。卜萬朱鑑檄中皆言磔死。徐輝祖之罪免。陳質之被誅。瞿能父子彭聚莊得楚智阜旂張之死於戰。實錄皆明書之。馬宣潘忠楊松蘇獻崇剛。實錄祇言生禽。裨史記其死甚悉。其他見於裨史。并經史亦未見。姓名湮沒無存者。尚不可勝數。今以徐增壽之最効勤誠。鄭亨蔣玉房勝房寬趙彝郭亮王禮陳瑄童俊之望風納款。失職諸人之貪位來歸。遂繫以二心目之。豈不冤哉。曰謝貴忠矣。其與張易輕身赴召。豈得為智。曰召貴易者。朝命捕反者之內官。非燕王也。內官將命。燕王若禁不與。貴易可以抗衡。今既予之。且依所坐名予之。貴易猶可有他辭乎。尚乃遲久不來。安得謂之不智。內官與燕王通謀。貴易不知也。內官召貴易。貴易不來。內官有不以帝命迫之。以失事機要之。燕王此時有不返躬引咎。謬為從命者乎。而謂可逞其私智。毅然卒不至乎。貴易死。九門猶未肯下。從兵伏兵及列隊於市。與在王城左右者張玉等。力戰終日。乃定。則二人豈真疏於防患。而乃以淺謀自斃。責之烏足服九原之心乎。燕王陰謀說逆。實錄雖未敢詳。然內結宦官。外通韃靼。上誘諸王。下交叛將。約略已有可見。其後李得成歸。品復命。皆為燕王游說。谷王穗李景隆如瑞王佐使。還遂有開金川門之事。燕王之有天下。始終以

詐而已矣。然則詐固可恃歟。曰詐不可恃。所恃者天助之也。燕王之每戰也。常以一身當先。或率數騎殿後。白溝河邊營。從者惟三騎。夜深伏地。視河流以辨東西。始知營之所在。夾河既暮。以數十騎逼官軍營宿。而兵力不及。虜軍無傷。裨史言帝屢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諸將皆不敢殺。夫白溝之役。三易馬。三被創。臺城之役。矢集於旂者如蠅毛。而燕王之身卒無一矢。豈諸將奉命射旂。不射將。射馬。不射人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實為之。建文帝謀略雖雄。驍勇雖衆。奚益哉。後之人奈何徒以成敗論也。

湯文正公傳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投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說。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為可大用。明年改鑿飭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發有方。先使人逐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

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告饑。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為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僦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死。留治喪。陳為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王廷據其間。為大盜。公手書諭之。王廷請降。未及期。鄭成功犯江甯。公策王廷必變。必先寇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王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偽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國。尚敢連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王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間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訛言江甯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王廷為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偽檄至軍門。

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惶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封書通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告。衆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王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衆降。當是時。微公。積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是無弟矣。即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為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尚奢麗。民多巧法。吏治亦浸靡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既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為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數十百萬石。

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性命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

旨。公曰。候。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寧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多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報募災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蓂莢歲或不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濱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虛金繫獄者。累累公進。

州縣官訓曰。若等以金事上官。為久宜計耳。今以通賦累。尚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即不能。以考成罷歸。尚得奉先人壙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為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戒。屬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權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愆市肆淫祠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權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工商賈各敬其業。散法及誣辭與訟者。洗手歛迹。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尚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尚書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為。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為巡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為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為請。終不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蠲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酬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

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輦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泰州民田為水淹。國柱為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為國柱累。不請則為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在消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為己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勅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一即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

上以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又設匭。歛錢為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風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

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水溢。總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

上命尚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河臣。開海口而威龍董其役。已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溫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畧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束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大二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束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工百七十餘員任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尚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使薩木哈穆成格曰。公言良是。第奉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其歸當為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斬輔今與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斬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開諸壩。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水開壩壩在豐言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

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為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為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溢。一緩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為漕運久遠計也。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弱。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開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為仇謀去公甚力然以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霍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珠明珠懼欲因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為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旨令九卿更議國柱目公曰幸勿違眾公曰漢臣應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海澱留公輔導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國柱嫉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即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即訊我我獨識御史江肇耳江肇者國柱姻也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誣公為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恚。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皇太子講。

上以為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嫉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母老。萬不能來。

上即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吏事。

上不允。而國柱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上猶秘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上輿。道路。

諠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

還始散。越數日。

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尚書。九卿議事。公入。華道不至。扞道又劾公。吏部議降。

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三人既屢譖不得聘。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亮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

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奠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踉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新輔皆被劾罷官。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雍正十一年。

世宗命祀公賢良祠。御製文即其家祭之。今

上乾隆二年。賜諡文正。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

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憲歿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為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召。士民建生祠於蘇州學宮。既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崑山徐尚書乾學云。公廉直如

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識而已矣。誠故獲乎。

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遜國君臣論

沈寓

漢景帝之世。七國之變。未遽發也。晁錯激之。無晁錯之激。七國勢亦必至於變。景帝殺錯。不無忿恨怨艾之心。而七國隨滅。明讓帝之世。非平之難。未遽興也。齊黃激之。無齊黃之激。非平勢亦必至於發難。讓帝不殺齊黃。而多姑息優容之念。而非平遂熾。君子曰。錯與齊黃。無謀一也。景帝之剛。過於讓帝之柔。非平之智。勝於七國之愚。漢用一亞夫。燕用一道行。得天下與失天下之機。無俟事後之觀。而成敗之形。已決矣。吾獨以為讓皇帝之禍。高皇帝釀之也。高帝之老也。太孫之幼弱也。諸王之稱國而不能遜服也。天下名為治平。而實有累卵不測之勢。時為高帝謀者。師賈誼治安。衆建之策。外戡諸王。內安太孫。擇一二老成望重之臣。託孤寄命。無事則從容講論。休休於廟堂。有事則威武奮揚。烈烈於邊圉。若周公之輔成王。若武侯之事後主。若累千卵於一器。而緩急自持。一卵不損。器亦無缺。折淫流之患。始稱智者之謀家國也。如齊秦黃漫之。為讓帝謀。則與晁錯之為景帝謀者。同有慮國之忠。而無捍國之勇。有殺身之禍。而無全身之智。千古一轍。為世所笑。景帝奉刑名之術。而膽怯於譖人。殺一錯若無難。讓帝負仁義之稱。而中疑於至親。用齊黃如兒戲。故景帝將一炳亞夫。強如七國之衆。數千里之地。據其險。扼其要。一朝滅之。而有餘勇。讓帝將一炳。

文再將一景隆以天下百倍之地百萬之衆攻區區北平之一隅。至於國破身亡。禍及妻孥朋友而不足數。嗚呼。彼齊秦黃漢者。一書生耳。何足算哉。獨怪高帝以聰明睿智之聖。知殺運之未除。而不為外攘內安之計。知燕王之類已。而獨封之於北平。強悍之地。知太孫之仁柔。而徒付之半邊月兒。不克終之嘆。致有洪武三十年劉三吾之暴卒。而不思葉居升分封太多之言。惟詔選天下高僧侍佛諸王。隱以道饒度。秘為貽厥孫謀之道。吾故以為讓帝之禍。高帝釀之也。又豈在於景帝之能殺錯。讓帝之不能殺秦漢。致咎於當時也哉。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元年燕王來朝。登陛不拜。聽鳳韶不敬之効。卓敬徒封之奏。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矣。乃以骨肉至親。弗問而止。失時乎不再之勢。萌而未動之幾者。何也。七國居疏遠之屬。而景帝忍之。北平當叔父之尊。而讓帝不忍。故耳。則以北平有道行。而七國無亞夫者。尤非也。北平之力統於一。七國之勢居於散。文皇有帝天下之度。而天心屢默相之。七國多亡國之徵。而人心久離異之。道行得此機。而用北平。此其所以捷得。而七國早亡也。然忠臣義士。甘粉身夷族。埋姓不臣。流播四方。至沒世而不一悔者。是皆讓帝之仁義沁入人心。區區道行之術數。豈得而幾此也哉。世之罪齊黃者。未嘗罪其不忠。獨恨其謀之不豫。與晁錯等。而更恨無一亞夫其人。驅除晁錯之激。殺

致讓帝推行仁義之天下。不復再親於周成康漢文景之後。為可惜也。

治蘇

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治蘇者不廉不勤無才。則不能彈壓衆望。率屬屬官。彼之為固。不可一朝居。而蘇益受其大病。何則。廉者德之體也。勤者德之輔也。才者肆應不窮。足以幹事。而為德之用者也。蘇為郡地方。方不過五百里。糧三百萬有奇。而鹽廬關稅。顏料雜色之征。在外。郡城之戶。十萬煙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萬。而縉紳士大夫。肩背相望。太湖之鉅。三萬六千頃。宣歙常嘉湖五府之水。匯聚於此。瀉湖之水者。古稱三江。潮水已塞。今已湮其一。不可開矣。長江遠於西北。大海環於東南。蘇為郡。與區耳。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至於皇華使臣之所經臨。南北大兵車船之所絡驛。撫藩道總兵之所駐。朝廷織造之所出。京師漕白各省兵餉之所需。朝暮一一厯治郡者之心思。而且往往受大吏之節制。奔走不暇。絆其手足。治郡者於此。廉而不才。不治。廉而才而不勤。亦不治。廉而勤而不才。亦斷斷不克治也。而況不廉而才而勤。又胡以治耶。江南之人。惠中秀外。閭閻之家。亦事詩書。柔和易使耳。然言語輕佻。刻薄成風。健訟易撓。亦易於為亂。而在治郡者。相其時勢。以利導之。按其

善惡以區別之。隨其地土以整齊之。蘇屬州邑八耳。風俗之染各有專好。附郭長吳。靡麗為最。崑太喜於附勢。崇嘉好門。江熟門與勢各平。地土之宜。江多水。最下。長崑半之。吳多山。最高。太嘉熟瀕海。半高半下。崇海中土。浮坳漲不常。邊湖者。徒符藏匿。邊海者。鹽盜出沒。時勢然也。若治郡者。概以一例治之。不治。概以己意治之。不治。治之者。亦各有其道。土俗人情。時與勢耳。若夫禮義以率之。廉恥以勵之。去奸頑。飾詐之風。而歸於孝弟忠信一也。然而國家以財賦為重。人民以財賦為憂。府縣以財賦為急。居官者。惴惴焉。惟恐財賦之不足。考居下下。終日憂失乎官。而何暇憂人民之不治。移風易俗。以興王道。為能事。雖然。財賦之甲於天下。非一朝一夕。治郡者。亦莫可如之何耳。獨不思能移風。能易俗。能憂人民之不禮義。不廉恥。不能孝弟忠信。而反之。至於道德齊禮有恥。且格之時。則風自淳。俗自厚。家富足。而戶詩書。而所謂財賦者。車數擊。人肩摩。輸將恐後。又何不足之為憂。而坐南面。日事敲撲哉。夫子曰。庶矣哉。今蘇屬之民也。繼以富之教之。正今日治蘇者之所有事也。而今日治蘇者之遑遑思至於富。而富日不足。思至於教。而教日頑梗。無他。徒責之民耳。亦治蘇者究未知所以思之也。思之思之不足者何。奢華故也。無端之酒船佛事。唱戲迎神。至於衣冠黻治。水陸珍羞。一旦滌除而返之節儉。則凡為蘇屬致貧之風俗者。一一移

易之而後富可長富也。頑梗者何。汚染是也。無端之闕門打降。賭博游蕩。至於婦女好巫。上下無級。一旦滌除而返之淳樸。則凡為蘇屬倡邪之風俗者。一二移易之而後教為真教也。雖然。治蘇者非躬率之久於其任。則不能而王道治天下。三代以後。望之何人哉。要之東南人士最感而真體實用恒少。東南水利最要。而朝朝夕夕易淤。東南財賦最重。而輕徭薄賦何日。嗚呼。此姑蘇之所以望治而卒難於治也。

君山記遊序

予自弱冠過澄江。過則必登君山。因山之得名。自楚春申君。且近城。出自北門。不二三里。又屹立揚子江濱。登眺者。靖江浮屠城堞隱隱。雙目間隔。岸人家橫亘水面。東西帆影爭馳。望至水天相合而止。時或風濤拍岸。則舉沉沒不出。蓋天之所以限南北也。然是山也。肉多骨少。毛詩所謂殍者也。無壑澗洞谷之奇。無突兀峻嶒之勢。無怪木靈禽松栢休蔭之境。絕頂數椽。僅蔽風雨。無畫棟雕梁之勝。山亦頑鈍不靈者也。因春申而君之。嗚呼。春申何如人也。山以君名。重耶。不重耶。上有殘碑數片。詩與文俱不堪讀。讀亦不能了。唯郝楚望之狂歌。則有取焉。曰。山上我題詩。山下君埋骨。嗚呼。嗚呼。君之朽骨為在耶。又曰。滄桑異日有升沈。我詩君骨總灰塵。君之骨灰塵久矣。西眺金陵。東瞻吳會。南極湖杭。北顧淮徐。唐耶。隋耶。六朝與十二國。所謂

升沈者何俟夫異日耶。而山之青青如故。吳會四郡士子。年來一登其巔。慨當以慷。不息者。非以有明科目之餘風。猶未歇耶。不然。梅花書院之中。衡文炫士者。長生之位。何三年一新耶。抑所謂舉業如王唐瞿薛。果可以繼孔孟續周程理學以王道治世耶。千百年去。取士者終以漢法投唐。唐法投宋。不必改耶。抑晉之法不必異漢。元之法不必異宋耶。我自弱冠至今。五十四歲。登眺於此。所謂理學者。未知何在。我將何所適從耶。跌坐山巔。擊石而歌曰。登彼茲山兮。俯視此城兮。衡文此土。名與利其營營兮。孰辨其為君子為小人兮。長江千萬里之水兮。永不清兮。我徘徊太息。千秋萬歲後。有人識我兮。姑紀我遊而序之如此。

徐三癸脚傳

嗚呼。人奚論古今也。奚論賢愚也。奚論有位無位也。人而官為古之事。今亦古也。有為賢之事。愚亦賢也。有為有位之事。無位亦如有位也。雖然。人不皆古也。古之人而為今之人者多矣。不皆賢也。賢者而大遜於愚者多矣。不皆有位也。有位者而戾於無位者多矣。天下古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由夫有位者之貪生者眾。而取義者寡也。夫所謂貪生眾者。吾推其故。半由於釋氏。夫釋氏以前。豈不貪生。然唯以後之有位者為尤甚。有位者半奉教於釋氏者也。彼釋氏者。平居則抗禮於君長。臨難則曰吾

釋氏也。理亂久已不入於耳矣。且釋氏者。談空為教者也。空則一死如泰山者。彼則視之如鴻毛。以鴻毛視夫死。必泰山視夫生。而不知當死而不死。生也。比之鴻毛尤輕也。蕭衍善談空者也。既於臺城宜連死矣。必忍之忍之。必至於無可如何而死。項羽未曉談空者也。敗於固陵。宜不死也。且江東之地之衆。可以圖王。而竟自決於死。是故善談空者。不惟君也。臣亦如之。蕭瑀望風而拜。才如王維。不肯竟死。未曉談空者。不惟君也。民亦如之。田光江上丈人等。一言涉疑。履信於劍。吐心於波。此其故吾悟於有明之末年。農子徐癩脚。癩脚者。藏之野民也。世業農。未嘗知書識字。少小時獨知不喜奉釋氏。間有釋氏至門。持椎逐之。觀於塗。必毒詈之曰。懶奴。懶奴。乃父乃母。朔望日野廟拈香。必痛哭阻絕之。父母心厭其子。常不使之知。知則必泣諫累日。及長。因痘疔癩其脚。故以癩脚渾其名。行三人皆曰三癩脚。值明末耳聞紛紛起義。泣對其父曰。我家胡不起義。父曰。癩兒子。我鄉人也。而安於農。起義胡為。癩脚大蠢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所。乞問忠義二字書法。學究寫二字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照前點畫。大書二字於中。明早揭竿標諸宅前。父知之。驚墜于牀下。裂布折竿。大唾其面曰。我一家幾死於爾也。癩脚氣懣。撲被卧於牀。日無言。喚之起不應。與之食。傾於側。積五日。母探之。癩脚已僵矣。告其父曰。癩子胡以死。啟其牀。五日之飯。

粒粒猶在。死之年二十有三。嗚呼。惟其處所以舍生而宜死。不顧父母。不顧兄弟妻
子。惟其處所以取義而速死。若癩脚而讀書而有位。曰我有位在也。萬鍾之養。妻妾
之奉。而胡以即死。癩脚農而愚者也。奮然為賢者之事。今人而古人也。吾因是更悟
夫樵夫小瑄之輩。俱不喜奉釋氏者也。俱未曉說空者也。不然而胡以宜死。且宜速
死。

五梅公事記略

公姓沈氏。諱廷揚。字季明。別號五梅。崇明南沙人。乳名百五。長身禿額。立竟日不動。
家雄於貲。尚氣節。倜儻慷慨。邑中人識與不識。咸以百五稱之。年十七。補諸生。歲荒。
民乏。捐四千金。拯濟鄉里。義聲震直指。寧波馮某。舉子元賜。千里覓館。與公遇。逆旅。
公留之歸。旬日。請公。免出館。公曰。吾未有子。先生與。今子安心讀書可也。歲終。以百金。
送之歸。元賜迄連第進士。蘇人周應璧。撫寧侯朱國弼。客也。撫寧章劾時相溫體仁。
未幾。體仁以他事。收應璧。以及撫寧。五毒備至。而死。公在燕。獨經紀其喪。返葬於吳。
時明季多事。年四十。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倣漢卜式。助邊貲。授武英殿中書。值流
寇亂。河漕難輓。公抗疏。倣元世海運。曰。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并陳遼
餉捷徑事宜。上海程圖冊。輯海運書五卷。言行之有八利。既與漕臣朱大典議不合。

又抗疏曰。當此主愛臣辱之時。有力者宜効力。有智者宜畢智。又曰。國初行令如迅雷。越事如流水。今如此蹉跎歲月。何時而成。臣但願効忠。不願博官。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為榜樣。為國非為身。做事非做官。不廢朝廷一錢。不失朝廷一粒。設有不利。臣身當之。時崇禎十二年十月也。疏八上而克行。十三年授戶部尚書。即督理海運。忘家捐貲。與二三童僕。出死力奔波於海陸四千里之間。帝喜。面諭撫軍侯曰。居官者人人似沈廷揚。天下不難治。勞費久矣。宜以京卿酬之。十五年陞光祿少卿。十六年陞太僕正卿。兼戶部事。開運淮河。屯田泗水。與漕撫史可法竭力呼號。挽漕為通。起罷而捷。往往拂諸權貴意。公自矢不顧也。時撫甯視漕至淮。與公相見曰。公諱與史左洪三公。朝廷親筆之御屏。出入必顧。示天下此四人可大用。史即可法。左諱良玉。洪諱承疇。左洪以兵史與公以漕也。亡何有甲申三月之變。宏光立。授公監督四鎮兵馬。總直浙山東糧儲。開府淮安。先是公為戶部時。夢乘黃蓋。前列兩印。緇衣人持大盤托一僧頭上獻。覺曰。必吾生無子之兆也。功成名遂。留侯辟穀。與赤松子遊。晚年領一衣鉢歸老雲山。作智識禿翁矣。及是兩印列前。夢兆已見。然公惟用太僕印。署前太僕銜。曰先帝厚恩。不能忘也。籌濟鎮餉。與淮撫田仰竭力調劑。而君荒臣耗。將騎兵憤南都瓦解。乞降之不暇。公糾旅航海。歛眾舟山。為恢復計。時下江南

帥楊公繩祖遺書招公曰。抗節波濤。公之大志。其如大厦非一木所支。何。公曰。輪囷離奇。方寸皆材。毀齊何人。願以舟山作首陽可也。因聚眾斫石而誓曰。鞠躬盡忠。不能畢吾志者。有如此山。山靈海若。備聞此言。時尊隆武命為都察院御史。兼戶兵二部侍郎。總督浙直水師。丁亥春。統舟北上。松江督帥吳公志夔。湖山義旅吳公易。楊公廷樞。為聯絡遙應。然天心攸屬。人謀不臧。四月十四日。颶風虎起。黑水蛟翻。舟膠於福山之徐六涇灘。遂見執姪元昇。麾下人七百。從焉嗚呼。公之壯志。雖未就。是風者。亦天之所以成就吾公者也。巡撫土國寶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李王廟坑。時土向公曰。懼乎否。公徐曰。七百人義士也。倚吾為主。我何懼。笑向七百人曰。爾快去。無留戀。早晚來隨吾。七百人齊聲曰。謹俟公。其聲如雷。迄今陰雨。青燐出沒。嘗聞呼嘯聲。婁門人言之。古猶吐不能縮。土曰。公真鐵漢。勸公薙髮。公曰。安見鐵漢有薙髮乎。留此幾莖。好見吾先帝於地下。於是攜送金陵。見內院洪固山已。公背立不顧。洪與公有舊。欲脫公曰。爾是假者。聞沈某已為僧去矣。公曰。沈某是真。洪某是假。洪某守死遼陽。御祭謂何。已曰。洪某不認爾在海何為。公曰。吾行吾志。已怒形於色。命武士轉公身。掌公頰。公曰。吾死且不懼。詎畏掌耶。箕坐於地。指洪大罵曰。天下事都壞汝等。洪命送之按察司獄。時門人周公亮工值按察。亮工前令濰縣。受公薦舉者。勸

公薙髮出涕曰。亮工與公昔日同事。天命有在。公一人何苦。乃爾。公張目曰。我不識爾。昔日同事諸公。皆先我盡節矣。我死猶晚也。推冠指之曰。爾晚此千條萬縷者。父母浩氣所鍾乎。頭可斷。髮不可斷。勸者益力。公持志益厲。七月一日。門人韓范進獄慰問。公命酌酒未半。公下視若有所思。韓忽下淚。元昇亦下淚。公忽起厲聲曰。姪昇。淚胡為。吾今以美事貽爾。淚胡為。韓曰。恐公有所思。思家鄉耳。公曰。國已破矣。何用家為。忠臣不怕死。不顧家。死期已到。將有慷慨之行。有所思者。思文天祥輩耳。述前夢縞衣獻頭事。歷歷重命進酒。暢飲竟日。顧旁一卒侍。命韓酬之百金。曰。要爾刑時。擇一利刀。卒有惡狀曰。小人何敢。公曰。古今成敗大事。忠臣盡志時候。不殺不了。與汝何礙。二日酉刻。公方巾寬袍。轎至淮清橋。南拜訖。從容仰臥。自揀其鬚曰。來殺。推刀斷喉而卒。姪昇亦如之。時年五十三。殺之時。地忽起一火如斗。向南而墜。人馬皆驚。送之者。門人亮工等。所以得從容就義者。亦亮工與內院洪念舊之力也。夜分。洪命仍以衣冠得歸葬於虎邱山塘。妻袁氏先卒。妻張氏傾囊中金。置墓前。祭田四十畝。守其塚。太倉諸生吳及以詩弔之曰。為憤忠良是曙星。特憑尺土當重城。心懸越嶠常雲起。血入岷江更水清。故里尚悲顏可識。新朝亦嘆面猶生。不知科目人多少。國忌誰曾慟一聲。夫田橫齊國之亡命。從海島者五百人。感義自殺。史冊猶張其事。公

堂堂為國忠義。抗節航海。其人為何如人。姪昇為何如人。七百人又何如人。耶公之忠。昇之孝。七百人義烈。洵足垂之千古。乃知公之為者。不敢傳公。即欲傳公。又其人不。足傳公。雖然。公之人。天生之。天下必有天生之人。自能傳公者也。小子寓忝為公姪。恨生也晚。不能盡知公之行事。其遺文悉沈於海。海運諸疏已足不朽。然亦僅獲其半。嗚呼。傳公者。未知何人也。竊將有家乘之修。按得虞山之初學。櫟國之遺書。四明馮氏之手札。暨高陽丈若之口授。汝南雲芝之筆記。并內史碩甫之親見。父兄故老之晤言。其氣浩然。其節凜然。其生平大略有如此。記於煙波深處。附傳公者。不朽云。

遊靈巖山記

王恪

元墓歸道靈巖。取徑山之背。松風翻濤。苔石繡錯。越兩山始登焉。至則松益茂。石益秀。陂者雲卧。峙者星布。積水孤照。翠煙四流。其最高聳者曰琴臺。旁石林立。有若席者。橫居中。可置徽桐。蓋琴所也。踞山之頂。下俯衆巖。松如草。石如塊。蒙茸錯落。呈露萬狀。有草名虎刺桂。葉有稜。筋內絡。外周。堅於石。刺附稜。長分許。銳於鍼。南下有軌砌。淺級。行軟沙如綿。數十步。即鑾屨廊址也。西折南下。得寺頗幽寂。有方池。東西廣梁焉。西偏北。上有石坡廣數丈。泉積為池。上架空成樓。額曰鏡清。更北上。西折。有二井。大盈丈。八角者以形名。圓者為琉璃井。今雙目之為日月井。井通龍穴。越殿而東。曰垂雲軒。有閣未登。南有塢。勢岌岌欲顛。下有鐵香鑪。南為鐘樓。鐘係隋大業時物。出寺東南折下。石所似甚衆。態僧之醉。狀蟾之頑。各以類舉。有梳妝臺址。在山半。與鐘樓直。沿山之掖。松被石。石倚松。有隱有秀。行二里許。始下。大約茲山之石。不峯而巖。不寂而靈。尤厥稱也。同遊者。顧子孫繩。右玉雙栗。王子懷一。與子共五人。正月二十三日。歲在甲申。

遊寒山記

遊靈巖之夕。舟抵觀音山之趾。舊名寒山也。晨起偕同遊者行半里許。始至。有寺不入。

西折上。石勢雄傑。獅蹲虎踞。鐵黝銅爛。牙錯股峙。杳無屐齒。各選石眠憩。仰企孱顏。幽興奔會。山體遙邈。匪極峭嶮。遂躡沙以登。手攀足抵。孫繩右玉。直上予更西。折盤紆於迴巒複嶺間。繚曲層深。富飽心目。於最西一峯。冒險踰躡。二子自東來合。各喘噓誇所勝。頃之雙栗亦至。而懷一於眠石處止矣。俯視山半。有一寺隱露松杪。以上石勢大抵與下類。加以松林颼颼。隱秀巖亭。遂窮山之頂。太湖濫激。屏山插之。破環成玦。東折下里許。抵山半寺之後。右循石垣下。綠竹萬竿。朝煙交翠。至寺前。懷一坐以待入寺。問往千尺雪之路。明處士趙凡夫隱居此山。今分為三寺。千尺雪其最勝處也。出寺誤取徑於東林壑。亦幽邃。行百餘步始悟。與雙栗懷一南下。泉隨屨曲折。以盥以漱。數百步。有亭翼然。垣繚之。自此東折下。可達山趾之寺。久之。二子至。遂西折行里許。仰瞻巖壁。若坐若卧。欲偃欲墮。皆向所捫厯處也。道有雙壁。拂起中。若容一人。曰石門。有放鶴亭。蓋支公遺跡也。復數百步。為古報恩寺。趙氏曾年而有之。故揭於額。有二梅極古。左者如蛟螭偃地。右有洞厯級下。得精舍。梅石皆古。復由洞上。後有宇。右倚巖半。架空成樓。竹檜蒼鬱。寺僧言趙之父葬於寺後。因事往。背巖東向讀其碑。乃徵君徐含元墓也。踰岡西折。行數百步。嵐暉映合。綠縹蒼翠。泉聲淙淙。峭壁左峙。孤亭右翼。則千尺雪也。西南砥石橫廣。散卧其上。枕高席平。巖立無寸土。

樹根焉。茂蔭倒垂耳。聆潺湲。目翫幽蔚。久之乃起。踞亭而視。兩壁左聳右低。中成澗道。亭據於右。與左壁齊。其泉發自山椒。漚池灌畦。機引於壁。循巔下注。枯枿交梗。旋沫鬱沸。苔蘚蒙茸。散煙含霧。登壁視狀。有板遞過。以養其流。稍援起之。則聲勢漸盛。飛清激素。越澗沾衣。時尚水澀。若山雨漲後。眾脈交瀉。宛同瀑布。實為奇勝。倚檻臨坡。或據或卧。靜聽音響。泠泠清遠。命僧設飯待。從亭南取徑。往法螺。循泉行竹。逕中小折出。額曰化城。蓋向於徐墓南間道來也。西折百步。有石平廣。容數百人。旁羅峻壁。幽壑潭潭。自呈道左。復西南折。樹更鬱葱。泉泐泐循澗鳴。皆千尺雪之下流。復百餘步。有亭覆井。遂入法螺庵。梅極古。皆趙氏遺植。初至二楞堂。門扉無一隙。有畫屏一扇。半剝落。三寺中法螺最新整。重阿周廊。曲室互隱。而報恩位置巧化城。則千尺雪一地。可冠寒山也。返飯於亭側。遊華山還。復憩馬寺。僧號西泉。亦有意。乃循放窺亭。以達山趾之寺。時已昏黑矣。不入而登舟。

郁計登先生墓誌銘

吾州自南郭西銘二張先生後。遠於經學者。有郁計登先生。先生嗣孫王掾與余交。獲讀其遺書。今以年月日葬於某地。而乞銘於余。先生諱禾。始祖某為崑山州學正。遂置籍。其後散處於八邑。八世祖某。自崇明遷太倉。四傳而至先生之父。諱漢。字采。

臣好學能文。早年時先生年十二。居喪盡禮。甫釋服。為州庠生。試輒前列。六試省門。不售。甲午秋。聞吳江令某君得先生卷。以第一人薦。與主司爭不得。因抗言觸主司。怒。置副榜第一。庚子歲。以奏銷註誤。會徵博學宏詞。中丞慕公欲以先生應。而先生以足疾辭。乃止。又十年。所受知吳江某君為御史。巡江南。欲携先生至都。入北雍。而某君未畢事。卒於松江。先生遂以布衣終。先生之棄諸生也。專肆力於古文辭。著就正集。雲坊集。又嘗慨經學之廢。漢唐宋之註疏集傳。不足以發明經義。著五經考辨一百卷。十三經訂誤三十卷。蓋經學自漢以來。各守師說。支分派別。莫能會通。至相爭訟。如水炭薰蕕之不並立。然平心以考。互有短長。未可任意軒輊也。今之註疏。蓋已專門之學。而宋儒又參之以己見。非無獨闢之蘊。然較之昔人。更加執一而未必其全是也。明永樂中。命詞臣輯宋元諸儒羽翼經傳者。名為大全。而守其說者。遂謂註疏之可廢。不知註疏之與大全。俱未足為經傳之己盡於斯者也。歐陽公有言。六經非一世之書。則亦隨其人之聰明才力以自盡而已矣。先生以不遇之故而得自盡於經學焉。世之惜先生者。余轉以是為先生幸也。昔二張先生以經學為四方倡。州之英俊。無不以通經為尚。然大約撮拾字句。以為制義古文辭之資。而於經旨未能賢有折衷也。惟先生與朱君明。鎬發憤自任。而朱君猶少撰述。獨先生錯研義訓。窮

究根柢旁羅博苑析歧歸正勒成一書其功更出二張先生上余之以不過為先生
幸者此也先生家本饒以孤子持門戶嫁兩妹撫遺腹弟及交遊賓客與吳司成梅
村先生主吳中教監之盟產日益落晚幾不能具饘粥然先生處之怡如也生二子
皆不育撫弟某之子某為子已授室舉一孫矣前先生卒之一年天死未踰月而孫
父死是年母黃孺人亦卒先生以一歲遭三喪又遠館崇明幕忽左足生一痼歸竟
不起時康熙戊午歲享年五十有七以序立嗣孫即王坡也配浦氏文學某之女事
寡姑相夫子盡婦道撫嗣子嗣孫如已出後先生沒之三十一年而卒享年八十有
七與先生合葬王坡府庠增廣生能讀先生遺書者銘曰

經惟學源探之淵淵根幹斯一枝分條繁漢集康成唐崇頤達宋有新安凌跨往哲
綴殘補缺實賴後人因文析義訂訛存真矯矯先生重任是荷虛利勢榮不顧而唾
抱遺書者幸有嗣孫千祺而下其人永存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

王樵

字子中號白田江蘇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官安慶府教授以薦授編修有白田草堂存稿

書范增論後

論陶長沙侃

襄武人物志序

郭烈女祠堂碑記

梅文鼎

字定九號勿庵安徽宣城人精學堂集

書遜國傳疑辨後

送袁士旦歸蕪湖序

送從姪子長北游序

即樹長

敬亭山記

沈公厚傳

晉僮齋傳

梅節母行略

一

二

四

五

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國朝文匯

卷五十

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陳萬策字對初一字謙季建晉江人康熙戊戌進士官正詹事有近道齋集

施襄壯公家傳

十五

施勇果公家傳

十八

華希閔字豫原江蘇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涇縣教諭有延綠閣集

考宮獻羽論

二十二

南野草堂記

二十二

濟復惺惺泉記

二十三

徐繩甲字蕺莪號鉅城浙江歸安人康熙庚子舉人官知縣有鉅城集

孟母毛孺人傳

二十四

敘論蔡烈婦事

二十四

方舟字百川安徽桐城人貢生

廣師說

二十六

鄭相口字漢林安徽涇縣人康熙庚子副榜有虹玉堂集

唐戚公黃衫客傳

二十七

翟文怡傳

二十七

車騰芳

字國南廣東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

堂銅論

二十九

新會兩生傳

二十九

鴈

字太鴻號樊州浙江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

三十六鵷亭記

三十一

松吹書屋記

三十一

佛日淨慧寺遊記

三十二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三十二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

書范增論後

王樹竑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其禍福而惜增之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既詳矣余為綜其本末則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為梁計非為楚計也梁立義帝僅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後命自己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為謀主乃拔卿子冠軍以為上將而羽與增屬焉傲獨羽不之服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而下令軍中意在誅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勇而無謀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役增為末將其率諸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而使桓楚報命者必增也增與羽同為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為亞父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然為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增之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其意中豈復有義帝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已貳於義帝矣義帝雖出於牧豎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國後必率諸侯以討羽不然諸侯中亦必有挾之以令天下者故義帝之存非楚之利其繫殺之江中縱非增謀亦必與聞焉非特羽意也羽乘戰勝之威視漢王如無

有而增之疑忌特甚其遷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將以距塞漢史固明著其出增之計羽與漢相距滎陽僅三載陳平以計間增而羽始稍奪其權增即大怒絕去則前此委任之專而增之竭忠盡智以為羽謀者概可見矣其未至彭城而疽發背以死也度其心猶潸潸不忘於羽馬是增固始終於項而於義帝毫無所與也而謂義帝之存亡乃增之所與其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幸而戰勝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以暴漢以寬大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諸將不平名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西奔走如泥中之鬪歟兵迫於京索之間而不得進增於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敝敝於漢王而欲殺之縱漢王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橫在齊張耳陳餘在趙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為羽患也秦以六世之強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漢王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侯東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年七十居家好奇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未久也強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魏咎張耳陳餘之立趙歇大抵皆然不獨

增為奇計也。假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過急攻荊陽、滎陽，下而漢王未必可得。後此羽當拔滎陽矣，拔成皋矣，而漢王固自若也。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事，猶幸不及見之耳。自漢定三秦，蕭何守關中，根本已固，韓信下魏，收齊趙，黥布彭越，皆為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即在焉，豈能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蘇公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質焉。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義仲贊吳淝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蓋以折翼之夢為晚年意欲覲覲之證，此真要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緩於致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考前後事實，互相質証，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柔、庾亮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柔降，將允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為外援，又修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反，嶠請入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厯陽，使亮能克峻，則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

嶠和鑒爵位命之討賊

此史所未言和鑒傳鑒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則命之討賊可知

而不以及侃嶠與亮互

相推為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充之言始遣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

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有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

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為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

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通京師未

敢聲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怖殊甚其與侃書情

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為人必無變計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

有深意當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為所敗將自將以往嶠傳亦言侃

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自下可知侃得書即戎服登舟子喪不臨

晝夜倍道而進豈其旬日之間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衆七千人惴

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即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

勤王之師未有先焉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陽不

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蓋已釋然無恨於亮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

以加誅特以羣議所指而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即歡然與共

談宴同趙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審其威勢又欲自尊討峻之功輒自遣督護

王彰攻峻反爲所敗。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爲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也。比至石頭。侃即言賊衆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郝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蓋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意。侃之不禽。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即加督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即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真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淦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蓋已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陣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嶠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羣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沈之謀。奇偉之略。遂不着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事實也哉。李閔縣舍之破。管商宏微。亦侃所

建遠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即移兵歸鎮不與朝事羣議以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允劾卞孰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為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卻而不怨是真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為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蓋莫與比而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遽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為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其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之沒導即以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為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郝鑒雖為兗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之所得預侃何為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

與疑亮刪除之。成帝幼冲。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為侃罪。郝鑒初欲入援。為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未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寶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捏飾。欲以掩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為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進侃之功。勲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為定論矣。余故因劉吳兩贊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黯黯焉。

襄武人物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封建為郡縣。而列國之史廢矣。其後乃為圖志。圖志亦史之流。

也然其為書率有司以備故事而已大抵詳於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而人物則略而不盡載也於是識者病之更為先賢傳人物志以補其缺自漢以來有之而傳者則寥寥矣蓋自班范而後史多雕刻破碎或叢雜不足觀而宋以下尤猥瑣無法此固聚一時文人才士為之猶且如此況一邑之志與傳本一人之獨見其前者耳目不接非有記注相承既希濶不可考據而近焉者往往挾忿好之心其褒貶不盡合於公議或以鄉里之舊有所梗礙於其間又未必盡曉史法拙於取舍繁簡不當闕而弗明鬱而弗彰此其所以不傳也夫士君子修身飭行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其於顯榮貴富已非所望而不能不有意於後日之名既非有尊爵盛位豐功駿烈以見於國家之史而亦未必皆有怪奇偉麗之作自傳於千百年之遠而為之志若傳者又泯泯無以傳之則其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者將遂沈沒而不能以光耀於後此其可嘆也隴西吳公來令吾邑示余以所為襄武人物志隴西漢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隴西為其縣名其地迫近羌戎圖籍多散軼而晉魏以後散於戰爭人物亦罕可紀殘碑斷碣或有一二存者而世莫之考也公為之採摭史傳網羅放逸貫穿馳騁其勤至矣至於近世聞見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詞質昔人所稱有良史材者也余讀其自敘蓋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幾與范班並所云千秋萬歲誰傳此

者則又深有懼焉而仰以望千載之前俯以待未來之後世而不勝其幽遐綿渺之思也昔所傳襄陽耆舊傳汝南先賢傳諸書今不盡可見而浦陽人物志新安文獻志具在以公所為較之無弗及矣吾邑自濶川孫公以儒雅飾吏治有兩漢循吏之風迄今無繼者於公蓋再見之孫公嘗為邑志未就邑侍讀畫川喬公成之喬公故受史法於編修堯峰汪公其所為列傳卓然有足傳者後其版燬於火遂為庸俗人所亂又自是後歷三十餘年矣所宜接續而亦未有能任其事者今讀公之書其厚有望焉其必可以繼孫公喬公之為而後之覽邑志者豈其猶有缺而弗備之憾也余自少為文辭然不曉史法引筆行墨率多繁無所謂刮垢磨痕卒不到史今承命序公之書益以自媿而聊以誌予之意云爾

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實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昂之孫女太學生屏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壻其妻於烈女為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甯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載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太學止一女覺其意徬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是不可以為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屏居一室壹鬱憔悴未嘗有喜笑之色

凡瑤環瑜珥綺繡純麗之飾皆卻去不復御。遇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見涕淚下不可止。旁觀者咸歎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說曰：是豈為我耶？我不可以久於世矣。即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妹為我強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指其中曰：姊三年來，暮必泣，持其巾反復視已，而又泣。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繩約髮，而以綵綫覆之。日日如是。我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紿，良然。嗚呼！烈女死其夫之志，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展轉，恐傷其父母之心，且又不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可悲矣。昔人著貞女論，以為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槩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烈女之於其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塵為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為誰屬也。一日夫亡，回而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間，何以相見？遇此真豺狼大豕之所，不忍為，而謂烈女為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於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為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

烈女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韋沒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見於女子其英靈毅魄康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理之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滅正繫於此而議者猶復云云豈不深可歎哉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範女誡等篇皆曉解大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輒奮曰人生如是足矣後卒如其言死時以巾繞牀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為敘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以銘辭曰

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者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口實匪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婉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既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何生之為在昔夷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父兄之間高節冠世岳震星寒嗟惟烈女亦同此歎哀哉已矣自殞其生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為短長孰為重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書遜國傳疑辨後

梅文鼎

明之事有為前代所未有者五。得天下於羣雄而庚申君遠遜更姓改物元祀不絕。獲其太子仍送還之一也。一統垂三百年無新莽武曌祿山之禍及晉委中原宋劉十六州南宋棄汴之恨二也。英宗北狩能歸歸且復辟三也。縱建庶人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四也。靖難之師天地易位矣而讓帝遜荒燕雖成其篡而不成其為弑。向使後無屠戮之慘以視喋血禁廷豈不有間五也。近代文人或疑致身錄等書之後出而並疑遜國之非真抑過矣。老友宋豫庵瑾痛其事為作遜國傳疑辨若干卷。凡諸家述作有相涉者輒錄之。遊履所至邂逅耆儒老衲往往能道昔日龍潛遺跡必詳徵其實。深山破寺不憚遠涉或得以瞻拜遺像觀手澤則愴然以悲人有自滇黔蜀楚來者輒從詢訪或得其一事之流傳一二語之題咏則欣然如獲異寶如是者積數十年又聞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乙亥丙子間年已七十乃芒鞋擔簦從一蒼頭走數千里入京師往尋之。凡三至西山果遇耆僧霽庵指示其處而猶以未得原碑為憾。二十年前收得書肆中建文秘鈔二冊不著撰人姓氏近乃知為金陵趙克庵彙即多方鈔得全帙於克庵後人兩家書皆成完璧歲辛巳余卧疴坐吉山中豫庵忽至相見驚喜蓋別來已十有四年久濶既不能驟別又酷暑霖潦阻其歸興遂

兀坐余小樓中。取所著傳疑辨與新鈔克庵本重加編纂。閱數月而書成。雖敝屣穿漏。不蔽風日。手不停披。飯窮山之脫粟。啜猶若薇菜根。不以為苦也。時或高吟長嘯。若親承遜國君臣。杖屨於山顛水湄。奉其光儀。聆其緒論。時而意氣勃發。鬚髮戟張。抵掌呼噓。若身與從亡之列。有不共戴天之恨。旁觀者適適然驚。而豫庵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嗚呼。夫豫庵豈有所為而為之者乎。事在數百年前。而閭風激發於數百年後。至性之相感。不可解於其心。又況其躬逢革除之變。義士忠臣滿天下。至於蹈湯鑊。糜十族。而無悔。則豈不能共効死力。以全一出亡之故主。而乃欲斷其為必無之事乎。且天下理之所無。而或為事之竟有者。亦多矣。以秦皇帝禁衛之嚴。法令之酷急。而博浪一椎。及其副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此猶或謂有神術奇謀。乃若后緡以方娠之婦人。亦能逃出自竇。以歸於有仍。而生少康。雖羿莽之雄暴。不能加害。蓋人定有時勝天。天定有時勝人。為人臣者。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濟其主於必不可為之時。固非事後所能遙測。而高高者亦將陰相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矣。吾觀豫庵勤勤焉著辨之意。直欲動天地泣鬼神。而益思當日之身其事者。當更何如。故備著之。并書所見。使讀是書者。知豫庵為此之非苟然。而有以破其疑也。

送袁士旦歸無湖序

吾友袁士旦多才負氣善詩古文及行草書法嘗遊燕剡齊魯河南淮北三吳兩浙之間上溯豫章以踰嶺表所至名公卿以逮山居抗節高蹈之士往往折輩行與交學以日進而名日以益起然自遷居鳩茲十餘年來迹不至里門甲子冬與余重晤金陵稍稍得見其著撰知袁子之學具有本末也袁子嘗謂余欲約里中同志各裒專彙彙刻為宛陵十子詩乙丑來宛又欲徵選諸里中近年來已未刻之詩為宛雅續集而皆未果余癖嗜麻學刻有中西算學通詩文家迂而畏之不以寓目顧袁子獨好焉袁子作序贈余推許過分乃至謂有留侯青田之學而不同其性情欲以其精銳益余之寬緩復自謂編急不能容欲借余以自廣以是為韋弦之交最余既深愧於儼之非倫而又甚感其規切之意故亦願有以相質也人之才與其性情不能強而齊而志與學則存乎所處當青田先生發憤自剄此與匹夫之諒何異要其所爭者國事而非為身謀其志有較然者矣意其自茲以往必當有學問之力然觀其在御史臺用法嚴急至與相國李韓公齟齬不避與太祖論相亦自病其疾惡之太甚以先生之大賢自知之明而終不能盡易其性情之所近故古人數年去一矜字蓋變化若斯之難也愚則以為有先生之志斯有其學故能成其才為世大用苟其不然而徒然挫銳以同塵一巧宦庸碌之人而已矣天下何賴焉若留侯狙擊秦帝

大索不獲此殆非輕為一擲如燕丹荆卿之所為者也自蘇氏作論謂其不能忍得圯上之挫抑乃進於忍而人皆習其說夫留侯之亡下邳險阻業已備嘗矣顧猶不能動心忍性以增其不能彼老人者又安能以傾蓋立談而折其氣且頓易其夙習之深錮乎夫兵謀秘畫固有在尋常聞見之外而天下之大計惟世外之人能洞若觀火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留侯他日所以說沛公與他人言多不解然則留侯得圯上之書而所學益奇此其徵也夫觀其誠懇而後授以書其受之也艱則其信而行之也篤進履為期又足異乎哉今天志期於立而學要於成不無委曲勞苦而途轍可循故難而實易變化於性情之內其道簡易而實難袁子既以其難者自易以易余矣而余所自勉則尚不能自勉於其易以觀其成因欲與袁子共砥礪之也況余之所短固有大焉者不止如袁子之所云也於其去也輒為序以贈尚冀其有所更端而終教之若袁子之才氣固有數倍於余者而又能自變其性情由是而充之雖方駕古人可矣

送從姪子長北游序

即楊長

將欲濟無涯之濤航不測之淵而不取材鄧林徵奇匠伯則無以具舟楫而為萬石之舟者業已厄良材致工巧而不一試於長風駭浪之間則其能亦無以自見是故

天下之賢公卿大夫深明於理亂之原則往往急求士而士負異才實學亦往往樂得賢公卿大夫而與之游斯二者恆相須也從姪子長自其高祖宛溪先生為嘉靖間名臣曾王父禹金先生繼之道術文章推重當代父朗三先生又繼之知交遍於海內海內學者爭事之朗三抱當世之略而未得十用天下為之惜子長既少孤未嘗從塾師兒時援筆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長益好學肆力於古文辭詩歌豪宕沈雄有古人法度慷慨論天下事皆切中肯綮聞者皆屈服天下知名之士來遊於宛則無不造子長之廬而結交焉者而子長故亦嘗溯大江泛彭蠡攬勝於匡廬問道於青原於是聞見益博才益奇而猶以為生不遊 神京都會之地則無從盡交四方之英傑於學問之道猶有所未周將以今二月北遊於燕今天燕臺者天下政治所從出而四方英傑之所歸公卿大夫莫不深明於理道之原而汲汲於得士若涉於江湖而需維楫者皆是也誠得士如吾子長其有相見而恨其猶晚者與子長行矣哉在易益之翼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蓋幸之也何幸乎爾幸涉川者有以濟無涯航不測而人間舟楫之材得以效能於世也不則鄧林之墊高山大澤之中豈無材堪舟楫而偃蹇支離不欲自試於風濤之用者又豈少乎哉

敬亭山記

敬亭與陵陽實一山也。自敬亭之一峯迤邐而南行，止於宛溪之濱，是為陵陽。陵陽有三峯，中峯郡治居焉。北峯為開元寺，南為龍峯。龍峯壁立，水際開元迤北陂陀而平行，故郡城南峭而北，舒勢東北，顧為有敬亭也。敬亭自一峯拔起，距陂翔騰孤行，空際自東徂西，連峯奔趨，及河乃止，是為廟埠之盤石山。盤石距一峯，其間十里，皆曰敬亭。蜿蜒率捷，若碧雲之在霄，盤石者敬亭之盡也。其勢欲盡不盡，矯首南顧，據水而蟠，為有陵陽也。陵陽北負敬亭，如屏如扈，而敬亭右倚陵陽，如臂精氣聯絡，筋脈灌輸，故曰一山也。譬如樹焉，撫其幹則識其枝，咀其華實者察其根性，而敬亭為尋幽勝於尋跗之務，品瑰奇於竅穴之巧，此與以大槐為國者，曾何以異？尚足與之論全樹乎哉？不甯惟是，黃山者南幹之宗也，而自箬嶺以降，則皆敬亭之嫡派。朱子之說禹貢也，曰兩山並行，其中必有一水；兩水並行，其中必有一山。今太平旌德諸水皆入涇溪，經青弋江，出蕪湖，達於大江，是敬亭西界之河也。甯國於潛諸水皆匯五河，渡以合於宛句之流，經新河莊而出姑孰，以達采石入大江，是敬亭東界之河也。由朱子之言觀之，此兩河之中，豈非一山乎？是故溯敬亭而上，則為橫山，為華陽之高峯，皆敬亭之祖禰也。沿敬亭而下，則為麒麟，為九里，為橫岡，為鳩茲，皆敬亭之支庶也。敬亭之左衛為硤石，其右衛行廊行廊遠而硤石近，敬亭之情東趨宛句。

也若夫新河莊則近戶也麻姑諸山隔水遙峙為聲援則外垣也由高峰而溯石泉紆折迴環似黃河之曲而其枝葉扶疏連延橫亘百數十里東為甯國縣治為螺田為柏槐為新田為峰山西為太旌涇三縣治為昱山為翠高山為金牌為馬頭為灣汕皆敬亭之同祖羣從分大小宗者也由是以言敬亭豈非合衆山以為勢者乎敬亭合衆山以為勢而獨異於衆山敬亭之為敬亭概可知矣環敬亭非無山也登敬亭之顛則退退然伏處於其下而前後左右數百里之山盡得見之且皆若拱若侍於其側惟其蓄積也厚故其鍾靈也特亦惟其控制也遠故其挺秀也奇郡故多佳山水誠莫有踰於敬亭者矣謝元暉李供奉之在宣也遊歷偏乎郡境而獨推敬亭豈不然與乃若亭臺之蹟寺觀之名與時顯晦興廢遷改不常不足為敬亭之損益也故記其大者

沈公厚傳

吾鄉沈耕巖徵君有皋羽所南之節醇德猶將過之而諸子並能文不仕人尤以為難予所善者公湛公厚公厚家耦長姊婿予讀其子廷璐紀行草而奇之已與公厚燕邸周旋久相得也比南歸村聚各鄉末由數數見不意遽先我逝廷璐述其行視予予遂為之傳傳曰公厚名挺宣城人參政古林其高祖而耕巖徵君第五子也甲

申乙酉徵君為鈞黨者所羅織變姓名入浙公厚時方鼯攀之行逾歲母卒旅次哀毀如成人當是時浙新隸版圖大兵之後游更饑疫墟落荆榛徵君數徙居於窮巖絕谷每乏食公厚拾新採麥以炊遇霖雨麥蒸絕不可食食輒眩仆移時仍強食之徵君嘗言士不奇窮無以見志雖半菽一錢未嘗輕受人凡九年公厚怡然無溫色稍暇即讀書請業以是徵君益憐愛之壬辰侍徵君由向家源溯嚴灘歷黔歙棲隱於太平邑之黃山於是學業大成甲午奉徵君命乃歸讀書於石子澗歲時一往省所為制舉義雄渾浩博然惟門以內相師友視當世通顯蔑如也辛亥偕徵君弟子新安陳仲獻游粵東蓋是時徵君亦旋刺塘矣至粵惠潮道江君漢石遣其孫受舉而春穀秦君豈人方官粵西驛道聞之亦特東招致於是往來粵東西二年癸丑冬吳逆反滇南亟歸行至沅湘而吳逆兵已抵松滋王師集岳州僅隔一江關津阻絕戊午二月吳逆僭號衡州物色公厚或以告即夜踰垣避明日聘者至而公厚已在南嶽諸峰不可踪跡矣是年八月吳逆死公厚乃自南嶽至常德己未二月王師克岳州偽將軍吳應期奔回長沙裨將奔常德大肆殺掠幾為所害行李僮僕盡失乃至金鵝嘴身自鋤畦樹蔬以食錢塘吳雁山贈詩曰聞戶人斯在虛庭客許來畦青寒菜吐籬紫豆花開蓋即其時也無何王師進征滇黔招撫佟公企聖道常

德請偕行。於是不通家問已八年矣。庚申八月，子廷璐忽於書肆中得越客所留片紙，具言公厚應招撫召，及先被兵狀。璐即襆被辭母往迎。父子一見慟絕。又聞徵君已卒，設位成服，哭旬日不絕聲。欲辭歸而軍事方嚴，不可以請。璐乃先歸報母。公厚仍以戎服從行。十月，滇南平，吳逆孫自剄死。傳首軍門，請所署偽文武官悉囚服面縛待罪。有素識公厚者見而數曰：「今乃知公為天上人也。」前被掠二僕復得之。戊辰四月，乃自滇旋里，痛徵君之卒不及親含殮，露處寢墓門者一月。苦山三年。庚午入都，甲戌歸治茗塢，修魚防，構見畊山房，日哦其中，不復出。時愚山施侍讀晴巖吳處士倡刻徵君姑山集，公湛與公厚後先任鑒校。一日梓人見公厚暑寢不解衣，驚問之，奮曰：「吾先人集在此，吾敢露體偃息乎？」乙酉七月，患肺疾遂不起。永訣時，惟諄諄命其二子曰：「姑山集中有某謠，字記改正之。」阮司空爾詢哭以詩曰：「一息未嘗忘死父，百年自署是遺民。蓋紀實也。」公厚性剛毅，恒面斥人過。其人改悔或一善足錄，即稱道不置。子弟雖造次，非衣冠不敢見，不濫交。所交皆徵君執友後人，賢德者其在京師，自四明萬季野姚江黃主一外罕有晉接也。初公厚在沅時，有程德明者大兵過被執，將就戮。公厚聞其微人也，救之，且轉貸白金三兩，使為生理。後廷璐迎父，初傳聞在沅行兩月始至。至己歲暮，困極，背且盡，又不知公厚所在。遇賣酒者問之，則

悉其詳言公厚已隨大兵去貴州璐不覺失聲大哭賣酒者驚璐告以故益大驚熟視良久即提璐至室內璐亦大驚賣酒者曰若無恐吾程德明也受若父活命恩即今賣酒資皆其賜也異哉殆天留子以待子即導之見公厚所善者使以璐手書從羽檄先達公厚仍括賣酒資三兩碎縫璐衣裏曰此去非復人世庶備不虞又飲同行者拜屬之曰吾恩人子幸善視之於是璐裹糧隨行日饑溪薪夜宿古廟破屋復走千數百里越兩月而至黔得父子相見云其平生事多類此弗備載也公厚二子廷璐廷玠並諸生

論曰當己亥海舟之變沿江州郡驚潰欸附一時失職之士野處逸人事定多罹其咎獨徵君超然遠舉若威鳳之翔於九霄及三藩首禍負才舉者多遭迫脅國典寬仁恒邀解網尤悔甚矣公厚身陷賊境嚼然不滓豈非講之有素哉余得廷璐紀行詩始識顛末厥後於燕邸聽閩友劉龍石坊述邂逅公厚祝融峯巔定交古松之根其事乃益明若公厚之於程德明事以展轉相濟又未嘗不歎君子之好行其德也

皆僅齋傳

先生諱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僅學者稱僅齋先生姓皆氏說文皆篆作皆即古

贊系出漢相國鄧侯何。後世以贊分氏。宋元時為陝三原望族。建炎從南渡者。居宣城。明初。贊三復自宣城遷皖之荻坂。遂世為懷甯人。曾祖陽多。隱德祖學易嘉靖癸酉舉人。任江西金谿知縣。有篤行。生二子。俱諸生。長誠中。次文中。即先生父也。先生少負異才。工進士業。秋浦吳次尾先生常與稱之。年十八補諸生。校經義。輒高。等入南關。輒不見錄。以孝友廉介重鄉里。其卒也。無老稚咸悲傷。自遠奔弔者。日無虛邑。大夫親致奠。誄焉曰。嗚呼。皖之望也。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先生生四歲而母夫人周氏卒。繼母王嘗毒撻之。父知之。怒則詈。而請曰。母撻兒者。教兒也。及就傳。每定省。必私見繼母。伺喜愠。求得其歡。年二十。父歿。事繼母益謹。母或私遺其家服食器用。臧獲以告。則呵而扶之。令無敢復言。母乃益安。弟張祖庶。母將出也。幼羸疾。又性嗜飲。先生為手剗湯藥。共寢處。垂涕切責。弟感悔。疾良已。卒奮學為名諸生。世父誠中子天。因以為嗣。遺產薄。先生分己產。哀之。使均同母。姊適管氏者。無出為夫。置側室。晚依先生居。臨卒。密以所携篋中貲累千畀先生。先生悉緘置。姊愛側壻。來哭。悉付之。居無何。側室所生子家難作。先生復投袂起。為白其事。蓋先生忠厚懇惻。出於天性。而有所不可。則又必行其志也。南都之再建也。阮司馬驟起用事。其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致先生。欲假督餉池太官。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邀光寵多矣。留甯足

中一布衣高歌謠浪不所得更多乎遂告歸既而有客踵門奉千金為壽曰司馬意也先生笑卻之南都敗附司馬者皆竄伏而先生以親故獨矜然不為彈射所及先生自幼與流俗異趨舍而卒為人所推服單詞啓口四座肅拱以聽或面諍人過人亦不怨人有急則周之與人言貫穿經史百家咸究底蘊江郭宅燬於兵卜築桐城之梅渚五十後復避地於龍山之杏花村遠近負笈者屢恒滿凡經指授多成令器家居持禮法甚嚴族黨子弟見之不問不敢對弟張祖年七十事先生若嚴師頗耽釋典嘗自書斗室曰飽吾嬉焉爾卧吾甯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慎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足年七十看花數里外不倚枕終日危坐讀書對客無倦色如是者又八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八於時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夫人阮氏曾祖曰黟浙江巡撫乙酉四月七日叛卒屠城露刃脅夫人行不為動身被數十創罵賊不止絕而魅里人稱曰生烈詳桐城錢飲光先生集

贊曰先生之族多在吾宣有無疑先生者讀其遺集慨然思其人初同里沈明巖徵君與東北名彥為復社無疑招先生弗往久之而先生之心乃大白也徵君以諸生抗疏搜鱗直聲震動然余及見之道德之氣玉潤春溫蓋介而和先生則和而介將

母同矣徵君逾七十芒屨行百里易簪從容作詩略無繫悵然雅不信佛著書闢之而先生精內典要其晚節益光羽儀於鄉國脫然於榮辱死生一也余交先生之子元彥獲悉先生之槩故為之傳俾後來者觀法焉

梅節母行略

節母姓鮑氏鼎高祖南溪公母弟黃州通守嶧陽公孫爽祚妻也鮑甯國縣著姓父汝士祖志三皆名諸生明天啓初春二月詔傳將采民家女充掖庭江以南盡譁女有容儀者輒昏以辟選其不及年者則送之壻家母以是來歸年方二十七姑王氏女畜之將涓吉以成禮而爽祚幼失怙姊壻夫已氏襍穢以妄聽妖覲詛魔人獲罪於其族族之人乘其兩兄之歿脅而分其田秋爽祚往為姊收獲遭羣毆歸略血旬日不能起垂涕告其母曰兒死矣其忍以就木之餘名少女為妻乎其速歸之母以語節母節母不可曰是何言既受父母命來歸又昇而返不其辱我先人乎其不能成禮命也倘有不謹當侍姑老死此數椽中他不忍聞也言訖泣然姑感其義遂不復強爽祚尋愈冬十二月告廟合巹焉明年疾復作俗工誤投鍼舐錯而藥膏痿兩足廢不用母莞然上奉孀姑退則謹候爽祚動息涼燠食飲藥餌十餘年無怨怠無何姑及爽祚先後歿產盡於贐子女在襁褓而外又無親戚可倚仗蚤暮紡織縫紉衣

機組履易粟自忍饑以哺遺孤非其力雖絲粒勿以受有繼之新糗則以女紅當其值焉今年七十有六蓋積五十年而操作未嘗一日懈方崇禎末旱蝗沴臻米踊貴盜起民流雖素封家不能保母以二十四稱未亡人徒手育三穉兒火不舉者屢矣宗姻憫之咸多方諷母母以死誓莫能奪嘗大雪數尺抱兒告糴於鄰鄰貸之粟且歎息傳語之以謂歲月之遙遙莫可知也而時事益蹇與其弗能終無甯蚤為計母聞之泣覆其粟雪中去每中宵倦起則益奮勵以鍼自砭出血曰若不憶告糴時乎不自力無所得食長為所笑矣雖冬夜無火手足皸瘃僵凍不稍休嘗曝被或疑其重詢之則猶曩作時物也蓋朽絮敗麻宇歲以相縈綴焉姑性卞急難事母能得其歡姑為嫡子居守得疾危甚母泣籲神口齧左股肉右手持利翦剪之雙目忽暗若有助者肉墮几上躍而動取寢栝中猶蠕蠕不已急縋切作羹羹之餅而楮羅之加鐵焉自持餉姑遇環玦於門卜之藥宜病乎曰死者即起生者將逢其怒母含淚私祝以喜至則姑舌縮不省人矣撫而坐進一匕遂能言自索筋盡啜之怒其少也詬之如環玦者言輿而歸自是強健又五年而卒初曩作病劇時四肢盡瘡瘍作楚呻吟達旦醫謂不治母亦刲股而飲之諸苦如脫雨創處皆無血以香燼盒之嗚嗚作蟬聲皆不數日而癰平嶧陽公有惠政於漢陽生四子孫枝衍盛戶部郎無華公其

一也不數傳或有無後者節母以一女子如茶自立昏二子嫁一女有內外男女孫與諸宗鼎峙噫不可謂無天道矣

論曰甚矣例之域人也旌典以年未三十守貞至將六十猶存而無改操者許建坊而志乃不傳生存何耶豈非以令甲須履數而鄉評歷久彌真故無論男女率以蓋棺而定與且夫之死而靡他者貞婦之所得自為也由是而其孤成立或以大其宗蓋有天焉貞婦而得孝子以為之顯揚聲施後世誠所大願若以伶俜枝拄僅能存一綫之緒於將微此其事隱約而功實鉅其為難亦倍綢常天地之所以不敝乃住住男子去之而婦人存之富貴者忘之而貧賤守之固立言君子所不欲聽其泯沒者矣康熙丙午丁未間梅氏族譜成破例書母節孝事眾以為公癸丑癸亥兩修郡志限於例不獲載當事者哀其苦節貧不能上達也特書額榜其閭且錄其實藏之所司為他年載筆地某乃述其略用告來者俾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康熙癸亥七月族孫文鼎述

施襄壯公家傳

陳萬策

公諱琨字尊侯一字琢公晉江人也曾祖祖父俱如公勲階官爵追贈父諱大宣生三子公其仲也將誕母洪太夫人夢天神以鼓樂迎寶鏡授之寤而生公姿宇駿異里有定光庵公幼時從伯姊入庵賽神彷彿見菩薩像隨之拜起由是自負稍長識度湛厚膂力絕人見明季所在多竊發遂聚萬人敵精曉五花陣法以居濱海尤善於水師海洋中風雲氣候講之甚悉初從戎伍討山寇頻有功授游擊唐王之建號福州以為左衝鋒嘗從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以策干黃公奇之而不能用知事不可為遂謝黃公去明亡鄭芝龍子成功竊用永厯年號遁逃島上邀公入海用為左先鋒弟顯為援勦左鎮公威名日盛鄭氏麾下皆歸仰成功寔生猜忌久益甚會翁標弁犯法當死逃之成功所為親校意揚揚無所憚公不能忍執而誅之成功大怒期滅公家竊贈公及弟顯禁公舟中贈公潛使人謂曰子胥并命終無益也速自為計公紿守者脫身走抵其故將諸故將感義一心并力脫公於難乘輕舟歸命本朝家皆遇害成功後悔之常歎息曰楚國之患其在子胥矣順治十三年成功從海道圍福州定遠大將軍知公勇略遣領兵往執公曰賊聞吾至當自退走無事於戰也揚旂鳴鼓循海邊北上至閩安賊果解圍先遁以功為同安副將同安與厦

門切近。屢擒其賊將降萬餘人。升總兵官。康熙元年授水師提督。密陳金廈可取狀。鼓厲將士乘輕艦直擣其島。俱克之。偽帥逃歸臺灣。降萬八千人。策功授右都督。掛靖海將軍印。其年成功。死。子經襲偽藩名號。公屢密陳征臺灣之計。有旨召至京。師面詢方略。先是提督馬得功泛海東征。遭風覆沒。北方將帥不習舟楫。行兵者多失利。廷議憊於既往。僉謂臺灣懸絕海外。鹿耳天險可撫而決。不可征。於是撤水師提督。以公為內大臣。封伯爵。奉朝請。時康熙七年也。逮十三年耿精忠叛。鄭經乘勢竊兩島。踞泉漳諸郡。十六年復諸郡。十九年收兩島。鄭經復遁歸臺灣。二十年三逆胥定。宇內廓清。獨臺灣時出沒為閩南患。時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方為內閣學士。奏言臺灣未平。閩南夜不安寢。不可以鱗介衣裳之論為比。近鄭經死。偽總制陳永華為臺灣所信者亦死。經子克塽幼。諸將軍權不相能。果於殺戮。兵民離心。若以大師征之。必克。機不可失。

上曰。爾言是。朕計決矣。然孰可將者。李公對曰。必閩人熟習海中事。而有智算威望者。惟內大臣施琅可。若僅以專征。臣保其功必成。

上可其奏。召公問大計。公奏言。鄭氏擾亂東南。歷四世。盈五紀。罪惡已稔。數窮理極。今日事勢征之必克。在

皇上天衷獨斷假臣專征之權軍機遲速得以自主必當掃除逋孽紓九重南顧憂

上意益決復授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其年十月至軍簡兵士整舟楫泊平海衛衛故有井久廢涸公拜禱甘泉立沸命之曰師泉治軍歲餘舟楫完堅兵士練習二十二年定期東征以六月興師大書將弁姓名揭於桅竿以別功幸由銅山乘南風進發泊於八罩灣八罩之水溢數尺舟艦安穩賊帥劉國軒守澎湖據險要為壁壘凡緣岸可登處築短牆置腰銃環二十餘里為固守計公筮日進討以十有六日丁亥選前鋒署遊擊藍理等舟七隻直入賊鯨奮呼力戰會南潮發為亟流所壓賊舟四合公親駕帥艦衝其圍總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大小七十賊兵二千餘會日暮泊西嶼戊子復歸八罩申軍令明賞罰己丑取虎井桶盤嶼庚寅駕小舟詳度形勢登已督師大舉重申軍令誓於衆曰今日之行期在必勝分布戰艦用五十隻從東指雞籠山為奇兵五十隻從西指牛心灣為疑兵以分賊勢五十六隻分為八股股六隻分三疊公居中為一股左四右三八十隻為後援分布有序鼓螺交響賊每舟用紅衣大礮一重至四五十斤鹿銃二百悉衆來拒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八股齊進東西兩路繼至夾攻海洋中礮火交加響震如雷子落如雨氣蒸如雲我師踴躍用

命呼聲撼波濤用火桶火礮飛擲賊舟自辰如申焚賊舟百餘殺其將三百餘兵萬二千有奇賊精銳悉殲舟楫殆盡劉國軒乘小舟遁歸臺灣海洋占候之法雲合而風生雷鳴而風息將戰時黑雲乍起狂飈將作劉國軒命開筵以賀忽聞殷雷震動驚愕變色推翻筵俎失聲歎詫曰天之所助不可敵也今敗矣公既報捷疏乃安撫澎湖居民所獲賊卒飢者給資糧病者畀醫藥曰皆吾人也不願充伍者悉放歸以示寬大有請遂擢臺灣者公曰此時風信亦未利且俟之國軒既遁歸鄭克塽童騖其餘將帥震驚無措兵民解體回首內向遂遣使乞降公為疏請乃於八月統大兵至臺灣入鹿耳門潮驟漲四尺餘大小舟聯翩而進鄭克塽率其屬迎於水次人謂鄭氏公深仇也將快意焉公曰義不共戴當忍忘之顧絕島新附有一誅殘恐上下疑阻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布朝廷德意令其主臣束裝待命綏輯兵民市肆不改耕耘如故疏報至京適值中秋

上覽奏大悅即解所御龍袍御製詩章敘述功勳並馳以賜加授靖海將軍靖海侯世襲罔替公將出師時李文貞公請假旋里雨甚憩城外旅店公造馬李公曰公出師在此月然眾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此庸夫之論也夫北風猛急夜則更甚今往攻澎湖未能一戰克也附近島嶼皆為賊踞泊舟之所拒賊稍遠中途

暴風忽起。入夜不休。大洋之中。不可拋碇。各舟從風星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也。惟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浪靜。夜可泊洋。聚而觀燭。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者。為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臺灣必以兵取。今聞國軒為守。然非吾敵也。或死或賊。則力竭。勝臺。臺灣可不戰而下。李公喜曰。冠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之深也。李公曰。夫為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利向背。較將之智勇。公兼之矣。能無平乎。至是悉如所料。蓋當其初督水師時。前後兩疏。備陳討賊機宜。越十餘年。其言無一不售。胸有成算。不自茲日始也。臺灣既降。

上遣大臣至閩。與督撫及公議棄留之計。公上疏言。此地北通吳會。南接粵嶠。乃東南之保障。明天啟間。鄭芝龍以為巢穴。後為紅毛互市之所。聯絡土番。招納內地奸民。漸作邊患。順治十八年。為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招誘番人。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子及孫。積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屋簷慮。臣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腴。物產利溥。耕桑並盛。魚鹽充足。滿山茂樹。遍處修竹。硫磺水簾。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今納土歸命。既入版圖。善後之計。尤宜周詳。若棄為荒陬。置之度外。則今人居稠密。四民樂生安土。重徙失業。流離況以有限船

徒無限之人。使渡載不盡。則深山窮谷。竊伏潛匿者。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奸民。急而走險。糾黨為衆。剽掠瀛海。勢所必至。又紅毛原為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乘隙以圖。一為所有。彼性桀黠。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精壯堅大。海外所不敵。既得此千餘里之膏腴。必合黨夥。竊窺邊境。迫近門廷。沿海諸省。斷難晏然。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近界臺灣。遠距金厦。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聲靈遠播。日月所照。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省之藩籬。今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兵。可以陸續汰減。即以此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路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一萬之兵。足以固守。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官員。定以二三年轉陞內地。無令久任。又此地初闢。正賦雜餉。宜在蠲豁。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臣仰荷高厚。知而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緘默之罪。安所自追。竊以為棄之必釀成後禍。留之則永固邊圉。疏奏。適契

上意。遂屏羣議。悉從公言。置郡縣焉。時議欲徙投誠者移駐他省。公疏言。從前移駐投誠者。慮有反側也。自康熙十三年以後。概遷徙。今海外沾化人心。已安。革而傾誠。

不若就本省安插尤見

皇上推心置腹使各遂其生之厚恩也又疏言鄭氏僭稱一國重科其民今既為天朝赤子宜沛格外之澤減其舊額使海外諸國慕義引領皆奉 旨報可自順治十八年徙瀕海居民入內地鄭氏無所劫掠勢大窘然黎庶棄業蕩析離居至是盡歸故土井里相望禾麻魚蝦之出有倍於前閩南土狹人稠役昔以來多以販洋為生一舶之利侍以舉火者不可勝數鄭氏為閩患久海禁嚴切至是設關通商風樞所指凡數十國遠者逾萬里百貨流通又泉漳戶口蕃滋田疇所出雖豐歲不供臺灣墾闢日廣稻穀叢生地多霧露不憂旱燥歲歲大稔內地大資其益所謂民到於今受其賜者與二十七年入覲京師

上命宗室額駙侍衛禮部諸大臣設供帳三迎途次 陛見暢春園復 召對乾清宮 溫旨慰勞問地方事甚悉三十二年復入覲時七十有三

上顧其步履稍艱 命侍臣持掖拜起 賜坐奏對因懇年力衰邁不任海疆重寄願乞身依闕下

上溫諭再三謂朕用卿之心不在手足更二十年當如所請公拜命回任

上他日謂侍臣曰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勲必令永東節鉞榮華以終其身也公愛文

敬士值襄瀛清泰桑梓安樂老成鎮靜坐以無事日啟鈴閣招致同里士大夫數組陳尊選伶徵歌相與歡詠臺平如是十有四年三十五年三月以疾薨於位遺疏奏上為震悼詔贈太子少傅賜諡襄壯給金葬加祭二次有廟在廈門構者輒應英靈不泯也公為將紀律嚴明所到之處雖大無驚熟習海務閩人精於水師者無出其右經其指授者皆赫然有聲所用部曲家將及為帥艦舵工水手自立績效擁旌旄者前後相屬若渾馬之奔走於汾陽也有子八人次世綸漕運總督六世驃水師提督八世范襲侯爵

贊曰先師李文貞公嘗言鄭芝龍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焉為決未來事語甚隱意若跨土稱孤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卒而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有命帝廷前定之矣余從李公最久凡傳中所紀有與其家舊傳相出入者皆聞之於李公李公嘗值公於禮部侍郎富鴻基公所從容竟日因論曩日江南兵事公雄略奇氣發越於詞辨之表李公所由知公而信之深也李公博聞強記其言往事有徵蓋其家子姓有不及知者故具述焉

施勇果公家傳

公諱世驍字文秉一字怡園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贈太子少傅襄壯公

諱琅第六子襄壯公久歷滄波周知海中諸島嶼形勢又善占視風雲氣候計算不差時刻閩中習水軍者稱爲第一曾爲其舵工水手者皆將帥材也公幼而沈靖有大志年十五六時襄壯公征澎湖練舟師公侍舟中盡以其法傳授耳聞目睹備得款要澎湖之戰即能輕艦直前衝冒煙火血鬪不休觀者感歎曰真將種也策勳授左都督始仕爲濟南城守參將以家傳陣法治軍襄壯公朝覲過濟南公率部伍列於道左襄壯公熟視笑曰果得吾法矣康熙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請從軍過北斗之下涉瀚海隨大軍逐北至四十三臺乃回師會丁襄壯公及嫡母王太夫人憂乞假回閩襄事未幾升臨清副將在任三載遂爲定海總兵官時海氛之靖已二十年戰艦閒泊於海濱將士安坐無事公曰太平不忘備豫古之制也況此地爲浙海北門大洋中保無竄伏耶乃帥弁兵至沈家門以水操法先用小舟親教之進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分行而進鼓鳴吹螺以旗色爲號令厥聲爲威武將士皆習熟勇敢越數歲果有海賊江嵩刺於洋公曰此積年巨盜非我親往不可得遂揚帆而出遇之北洋賊死命拒戰自晨至暮家將奮力持火又一躍而過衆軍畢登斬江嵩於舟中擒其徒黨無遺又遣施大英乘商舶以餌賊賊追至則旗揭鼓鳴賊驚愕失措盡舉而俘之自此賊兵莫敢犯其界

鑒與南巡

聖祖親詢其事嘉歎再三錫賚有加焉聞江南洋面有賊舟出沒公曰江浙郡也不可以疆界為辭復遣施大英往殲其魁黨焚其舟而返丁生母張太夫人憂請終制有旨以海疆重地慰留焉旋升廣東提督先是南澳守備潘成龍追賊被害公至則廣張邏緝果獲二賊於潮陽訊之具服因得其黨輩姓名居址掩捕之無漏網時海豐亦獲兩盜所供扳悉以行第紳號捕捉風影株累平人公移文告督撫曰正盜已得矣此証也盡釋之粵之山海俱為盜藪曲江英德以剽掠聞公親率騎步巡察山洞時總督趙公宏燦方遣參將李世邦捕賊於英德賊據險力拒公訪其出入徑路遣游擊徐進才從後躡之賊退倉皇殲於陣擄於山靖其根株留人以甯福建水師提督威略將軍吳公英卒公曰此先將軍樹勲故地也

上以我名將子必將用我令家人戒裝以俟命下果然公至閩則先約飭子弟僅僕毋凌犯粉梓躬領五營兵船出港口外以襄壯陣法練之乃簡精銳汰羸弱以家皆增鳥鎗一千鑿鎧三千檣幢旗幟為之改色廈門及澎湖臺灣戰船奏定各編字號隊伍不雜號令嚴明於廈門海濱要地增築礮臺造營房措置周密時海禁方嚴公請前去人得附回舟及番舶以返獲歸者數千人康熙六十年夏知臺灣有虐政

閩里胥怨無賴者乘間大譁擁朱一貴妄稱道喬以惑衆潮人杜君英亦率潮之奸人以倡亂勢驟張遂據府城建偽號公聞報曰澎湖為臺灣門戶吾當往扼其吭俟諸軍集而進乃謂家人曰今日無以家為也盡出其家財以賞士且開召募之科凡無賴敢死者善沒水者能攀岸緣壁為竊者皆厚賞鉤致之公始至自造哨船二十隻及是皆以配軍士器械胥具聞總督覺羅公滿保將至廈公曰重地有託吾可以行矣乃告於襄壯公廟曰臺灣公所定

天子命兒繼世為帥今不速平生負國恩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虧忠與孝隕其家聲惟公英靈尚默相之禡牙祭海遂載旂東指抵澎湖登岸營新城下散糧以食澎湖人每日遣小舟四出哨邏獲一舟有陷賊把總吳良賊將劉好稱逃歸且願以齎檄招賊自效公曰來而求往必覘者也醉之酒誘其言果覘者也械而致諸厦嗣知上淡水守備陳策尚據一隅孤軍自守亟遣遊擊張賊往助為聲勢乃蒐軍實練士卒上疏告師期命洪選洪就駕小舟先發樹青白兩旗於南北港以為標識命守備林亮等為左先鋒遊擊林秀等為右先鋒俱以勁兵相續而進公自將當其中申軍令毋犯民間一草木毋阻降者帆檣蔽海而東風微浪偃六月丙午抵鹿耳外洋賊屯聚礮臺據險立遂條列礮拒守小舟先至南北港兩旗既豎左右先鋒競進南澳總

兵官藍廷珍繼之。賊聲震海。公登敵樓伐鼓趣戰。礮中其火藥桶。火大發。賊遂遁。時海水驟漲八尺餘。大小船越沙線並帆而入。乘勝長驅。奪安平鎮。焚賊舟數十。遂遣兵扼鯤身。公總大軍泊港內。丁未。賊衆四千犯安平。林秀等勒兵二鯤身擊之。公駕小舟率諸將倭岸橫擊。賊大敗。鯤身吞海沙也。不可鑿井。甘泉忽湧。軍中以濟。己酉。賊八千復犯安平。參將王萬化距於四鯤身擊卻之。庚戌。遣林亮等由西港仔進。卒克藍廷珍暨王萬化繼之。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由鹽埕大井頭諸路進。遣林秀及功加左都督林崇由七鯤身衝瀨口。並指府城。公自帥大軍吹螺響礮。山鳴海湧。兵士奮勇登岸。水陸交攻。賊大潰。遂復府城。朱一貴遁走西港仔。諸路之兵破賊五千於蘇厝甲。會軍城下。駐營北教場。撫安居人拜疏告捷。先是總督臺於郡議定三路進兵之計。公曰。吾思之熟矣。南路之打狗。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也。北路之清風隘。離府百有餘里。輓餉為艱。賊之大衆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衆。非官軍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成功且速。果七日而奏捷云。遣林秀等追朱一貴。衆尚數千。力戰敗之。一貴逃匿荒野。遣王萬化等平定南路。復鳳山。遣朱文復諸羅。通北淡水之路。時諸將窮追朱一貴。公曰。兵革之後。人情未定。大軍所至。村落驚惶。計其釜底游魂。重賞購募。必有縛而至者。使民安衽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未幾

賊黨楊旭果繫朱一貴張阿山翁飛虎王王金以獻諸賊渠次第就擒再疏告全郡悉平時舊弁多殉難營戍空闕乃分遣行間諸將署各營事分兵布置汛守先掃朝廷德意蠲除與政臺人歌舞相慶前後兩疏上

聖祖大悅命從優議敘賜黃帶東珠帽五爪龍袍四圍龍外套均異數也馳疏者三人俱授把總銀各五十兩公自行師以來日夜籌畫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二鼓暴雨猛風揭瓦飛幕至於海中之舟悉飄上岸公徹夜立風雨中以鎮軍心不恤泥湓跪拜為兵民請命黎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兵民奔走禱祈靡神不告皆願減己算以延公年病源已深九月癸卯薨小大哀號如失慈父遺疏聞聖祖為之震悼恤典從厚贈太子少保敘功疏上恭遇

皇上續登大寶賜諡勇果給金葬與祭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公和易謙雅敬愛士大夫竟日鈴閣緩帶從容治軍事之外即席觴詠丰度悠然及乎東征之日修器械備糗糧不動聲息而軍需畢具臨陣安閒謀定而後動故舉出萬全有古名將之風格焉

贊曰自古勲臣之子世濟其美若李西平曹武惠尚矣然揆後嗣之績業猶未匹先人也公紹襄壯公提督水師皆力戰於鯨波之中綏靖絕島襄壯公克澎湖而臺灣

自服公據澎湖以攻復臺灣難易之勢均也襄壯公平海衛水湧於廢井公亦親身
沸於積沙襄壯公之攻澎湖潮漲多四尺公之入鹿耳亦潮漲八尺餘皆自六月十
有六日至二十有二日七日而功成而癸亥辛丑兩歲六月皆有閏相去四十年間
天時人事若合符節焉庫與哉繼厥家聲相映於雲臺麟閣之上無媿色矣

考宮獻羽論

華希閔

仲子殺梁以為惠母公羊以為桓母宜何從禮庶子為君為其母別立宮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而惠母也惠公考宮矣當待隱公始其事哉然則桓母信矣考而初獻六羽也宜乎否乎嘉之者曰隱為桓立而先為其母立宮見讓桓之志焉承父志體弟心孝且友也獻六羽者酌禮之中不僭不忒又其善也貶之者曰惠之欲與桓非正也已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充其義也考宮亦成父惡之類也愚以為二者之論皆觀其影而未覩其形者也隱為桓立而將以讓之豈非以桓為適子哉桓所以適子者豈不以仲子適母哉禮有適子為君而為母別立宮者歟隱公而適母仲子也則祔廟可也何患乎祭享之無所今者慮及桓為君而母宜宮己先為之宮是庶母仲子也庶弟桓公也且六羽之獻在後世以為合禮在當時以為從殺不得與先公先夫人同其禮數能不啟羣疑而生桓公之心歟書曰初初之云者六羽之初也亦公庶母仲子之初也公心非復不即位之初心矣雖然公而果庶母仲子則位可無讓桓終不君仲子又可不宮宮仲子者表讓桓之志未純乎据位不讓也善乎勉齋黃氏之論隱曰義利交戰於中者也觀斯舉也目仲子不適不妾之母而桓亦不適不庶之弟己之君在不攝不真之間而終己之身君位在可讓可

不讓之際此羽父之讒所由興而鍾巫之亂所由作歟或曰隱公而通母仲子也以
相惠公之廟無譏乎曰胡為其然也諸侯無二適祔廟焉得云禮雖然惠公以為夫
人矣隱桓於是分貴賤隱不即位矣此成事也成事而終之早讓位於弟則惠公雖
失而隱公之釁不自作鍾巫之亂未必生

南野草堂記

余所居西臨衛東濱弓河北邊巷邑志所稱南臨第一箭河者是也河湮為陸余即
居其址云雍正丁未買巷外廢園一區後倚第二箭河左襟弓河南與所居北檐相
接於是撒蕪壤芟荆榛壘石周垣畦種黃白甘菊竹百合梅數十本暇則手一卷杖
杖循行春襲梅香夏陰竹秋採菊釀秫醉以卒歲蓋亦日涉而成趣矣越明年用新
舊大小雜木架草堂三楹俄又於堂東西稍北各輔以一室東室植雙桂榜曰天香
西壘石栽芍藥數本榜仙宮第幾重而插架貯書其中又廊於堂之東南南窗東牖
牖俯河茗具釣綸悉備以待客之暇若垂釣者客云地之勝在水弓河清流縈帶其
外草色芊綿日月吐堞上景日夕佳面之尤宜余然之再構二楹於天香室左廣如
室之袤而袤其半顏曰先得月處西北啟小門緣徑入竹林林間故有隙地留以與
竹不復營築矣間嘗自悔席先人數椽棲息咏歌未有不足今忽而圍而花竹而堂

與寧未為有餘。營築之勞。歷兩載。不亦多事乎。則又自解曰。天下事適然而已。適然而無。不必逆計其來。適然而有。不必追悔其往。古今身却適顯者。往往追憶故鄉山水。賓從譙避之樂。以為不可得。蓋濡足仕宦之途。進退不能自主。如是。余業以田間老花竹魚鳥之樂。蓋天所以與我。而又何悔乎。靖節詩云。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後檐。桃李羅堂前。與余草堂有適相似者。取以顏堂。聊以識吾志。

濟復惺惺泉記

二泉勺水耳。餅罷走四方。飲飲遠近何其盛也。其支流為龍縫若水。羅漢諸泉。溢溢四出。昔人謂慧山中空乳水滿腹。遇隙發見。其或然歟。去泉五里而城不為近矣。乃猶時時發見於闌闌間。有以惺惺名者。其一也。成化癸卯。楊禮部琛有重浚記。稱幼聞閩浙舉子應試者。汲飲茲泉。試輒得利。故名。後湮為日者居。購浚之。覆以樓。置茶經石鼎於上。以待客。有泉以來。湮浚不可悉知。可據自禮部記始。無何復湮。康熙庚申。顧中翰貞觀浚之。禮部去今二百五十年。樓之廢不足怪。中翰纔五十年耳。循志所稱。求諸胡橋西北。不可得。第見瓦礫草積。叢茁基布而已。既訪諸居人之老。掘地得古甃。甃圓井形。深至丈餘。有泉泓然。味甘冽。同一泉。惺惺者乃復見。顧泉去河流

不盈丈岸善解不可置足於是墨石成岸撤其阜積基布者而夷之設閘楮伐石牒以舊名昔人稱水之甘苦猶人賢愚稟氣清者賢而泉源潔者甘也二泉出自山麓其潔而甘也易茲泉介在閭閻災壤之所涸能葆其潔而不失其甘尤難哉先儒稱治心有常惺惺法此殆常之者耶且舊傳飲之者慧試者利比於人蓋有牖世覺民之德者乃屢發屢湮德則豐而遇則吝何歟其晉焉命也曩者禮部中翰能浚之而不能久之況余力不逮二公者耶雖然姑務其所能為者耳譬諸有德者當吾前吾既知之雖力不足張之能不務盡所以張之者歟濟與否聽之天可耳於泉何獨不然且命固有始畜而終豐者孟子所稱傳說膠鬲其人當版築魚鹽時豈遂無一知者哉患時未至耳比時至且勝管夷吾孫叔敖況餘子哉吾安知茲泉不自此而亨通而不復塞行與二泉之名四方飲飲遠近者相追也

孟母毛孺人傳

徐繩甲

余敘次乾長孟公之遺事而授其嗣君承三俾藏於家越數日復踵門稽首流涕而請曰先君子潛德幽光得夫子鴻筆以為之傳是重貽吾父以不朽也顧私心復有請者夫子既以高義而不朽乎吾父矣獨不可以不朽乎吾母耶且不可以不朽乎吾父母之心連類而及吾庶母耶言竟流涕不能止視其容若甚戚者余應之曰庶母之懿行可得而聞乎予之所以圖不朽於庶母者抑有至情而不可以解者乎承三於是再拜涕泣而言曰不肖前母楊早世吾母曾生不肖及吾妹二人不肖甫七齡妹五齡吾父母相繼見背童穉兢兢所與晨夕相依者惟庶母毛而已毛庶母者吾父之次室也吾母嘗稱其志操娟潔動止有則及吾母亡而毅然二孤寡之庶母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痛吾父母之早歿常潛然隕涕念留貽鮮薄無以供先祀而裕幼孤一切米鹽烹飪補紉澣濯之勞皆躬自為之治生纖嗇不使家有棄物人有餘閒晨則督不肖就塾以嬉遊為諱戒夜則坐不肖及吾妹於几旁庶母率吾妹治女紅課不肖勤誦讀常至夜分鐙火熒熒然或戶外風雨交作相顧肅然以恐猶不輟業其情景依依如昨也蓋死亡哀落之際難言矣吾父母歿未數載而蕭牆禍起狐鼠交侵庶母以孱弱一女子左支右撐於其間克保守其因廬以撫育教誨我

二人為之擇婚嫁於名門以迄於成立而庇賴其內外諸孫者皆庶母力也其何能一日忘也竊念自吾父母見背四十餘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艱苦庶母兢兢焉未嘗有一日之安不肖雖剝肉割腸不足報深恩於萬一乃甫申不肖一日之養而溘焉長逝音容間隔遙遠十八年矣此不肖日夜仰天椎心而飲泣者也用敢乞夫子為之傳列之家乘載之邑誌庶幾圖庶母於不朽而稍以展不肖烏烏之私情則夫子之所以賜之者甚大而不肖之感激思報者且重之世世子孫而未有父也余聞承三之言為之黯然者久之不禁作而嘆曰賢矣哉孺人以一女子而能上奉宗祧承當之重下貽後昆詩書之澤不辭數十年憂勞憔悴以克全夫子生前未竟之業得不謂之閨閣中一大丈夫哉乃因承三之請不辭不敏而樂為之傳云

敘論蔡烈婦事

烈婦者元至正中主簿蔡權之女文學王琪之妻也琪早世烈婦誓以死守足跡不逾戶限至正末張士誠陷諸暨烈婦避亂山中賊突至知不可脫携其婢倉皇出戶見道旁有大金火烈湯沸騰遂奮躍其中肉糜爛以死賊大驚驅其婢行婢曰主母死忍獨生耶且誓不可以辱賊怒刀截其腰軀分為兩明萬厯中知縣事劉公光復申請建貞烈祠合孟貞女並祀焉徐繩甲曰烈婦尚矣乃其婢者與烈婦同日死節

先後異耳何以湮沒而不彰耶豈以其執箕帚之賤而不足齒於人數耶抑或類於
匹婦之自經溝瀆非所死而死者耶夫不論人之賢不肖而概絀其賤者是策駟之
僕晏子不得薦於朝髡鉗之奴滕公不必言於帝平陽之騎從孝武不復有侍中之
拜也且婢之死自致其死者也一日主母死忍獨生者義也再曰誓不可以辱者貞
也義且貞完人也懷貞抱義而死於賊得其所以死也其不可比於溝瀆自經之匹
婦不待智者而後明矣況貞義者士大夫所難能而可貴者也勢不能得一二於千
百士大夫中而僅僅得之弱息所當急為表彰以愧士大夫之棄義殘貞而覲顏倫
生以苟富貴者且大有以興起夫蚩蚩之氓俾知一至微弱女子猶能以貞義而致
死於賊獲邀旌榮於堯天舜日之朝其誰不勉為忠孝廉貞氣節之行而深戒邪僻
悖淫之不可終日此移風易俗之微權斷非俗吏所能為而維持世教之仁人君子
不可不深求而急講之也婢名順女不知其父姓前叙事闕書附錄於末

廣師說

方舟

唐之世士大夫之族恥相師而師之義晦今之世士大夫之族不恥相師而師之義亡古之為師為弟子以傳道解惑為務道之傳惑之解而恥相師不知所恥者也非道之傳非惑之解而不恥相師不知恥者也古之相師者以道而今之人勢所在則相師利所在則相師其在外則郡縣之吏師其長官以為昵好其在內則卑賤者師其時之顯人以相攀援而士之未遇求名取科者尤甚或一人而事數十百師甚者儒衣冠而師其與己異類者焉夫無所以相師之道則其為弟子者宜而然覺其不情其為師者宜憫然疑其不信乃為師者不疑其不信為弟子者不覺其不情嗚呼是師之變也君子之道正其誼以矯俗之所失使韓子生於今其為師必別有說矣舟自束髮承學於祖父故其生平未嘗有師恐天下知道者尚有人而吾惑之未盡解也長洲先生以道藝光於時天下挾冊吟誦者莫不師韓氏之文章其在京師士尤以不得出先生之門為恥駢肩疊跡進其所業而願為弟子者不異其急於勢與利也先生不忍重遏其意故時人皆曰吾師韓公舟辱知數年先生進之甚勤而舟之望傳道解惑於先生亦至切乃者足跡接乎階墀已累月而逡巡不敢執弟子之禮以進蓋恐類於人人之所為也雖然人人者所趨師之名也若其實則君子不敢

廢也。惡裸相逐者而廢沐浴，是又不知所恥者也。稱弟子於先生者遍天下，而道之傳惑之解，其能以先生為師者，誰哉？時以疾將南歸，乃廣師說以為質，而請業與用以求名取科者異焉。

唐戚公黃衫客傳

鄭相如

唐戚公者明嶺南戰士也嘗有功為所部擢去陷以文法幾死行經黃坂山即已夕雪光如畫戚公醉拔劍舞罷坐太息有客黃衫者外至對戚公曰叟劍健可縱橫一時戚公曰劍不足道吾挽強連矢無不洞貫復長吁久之夜闌不能寢黃衫者亦不寢且各就道戚公望客行疾異數步已失心疑之行又數十里聞傍道積葉聲蹣蹣客復來與戚公騎並徐曰叟何為者得毋有不平乎吾夜不問以事故今畢矣戚公蹙然曰嗟乎少年黎人之難奉明詔徵捕吾釋耒耜從將軍東斬首虜復兩若不敢一望獄吏也客默弗會戚公復曰戰箐河時將軍危殆吾截指勵死士夜入不測斃其渠帥於火脫將軍死今賊去將軍反不吾生嗟乎少年與吾同功者十三人皆無罪死久矣誠若是他日誰為天子出死力者客沈吟若不勝又行數里路歧客曰叟奚進戚公曰吾欲西耳客曰今別叟願得聞叟與前十三人者姓名戚公曰止吾息矣豈復望見哉且少年安用知之客怒曰身奚為為叟功叟與人同難而不與人同死非壯士也戚公因為言某某即別去然心益疑一日獨宿忽聞牀頭鏗然有聲燭之一革囊墜地過前將軍頭也戚公曰噫死矣吾不可愛死以負長者義即摸其首慷慨陳其事於官卒死獄中

贊曰。竊人之功。以為己有。致人於死。而非其辜。盜賊之行也。以戚公十三人之有功。國家主將不敘。且致之死。非其類與。既也。朝廷不聞司隸。不罪誰為。天子出死力者。明之亡也。卒以是哉。而黃衫以萍水之遇。裝將軍於帷帳。刺客乎。有心人也。至戚公者。不沒黃衫之義。而冒死以明凜凜乎。烈丈夫矣。

翟文怡傳

翟文怡字子藜。少讀書。為諸生。以經濟自任。善士道。陰陽家言。順治初。土寇未靖。有太平賊王吉。招合青陽徐烏狗曹獐保桐城金非錫等。橫掠四出。怡簡練子弟。校兵結柵守禦。畫嶮設伏。人樂為用。戊子閏四月。賊至水東。却却南臨河。賊作渡河狀。捲旆潛趨却北。怡先屬族中老弱多立北柵。至是。屬直趨却南。大呼過河。盡易以精少。賊至伏發。擄殺無遺。建賊旆出却南。賊方意得。不知却兵已鼓行而西。躡其後。賊乃大潰。追殺二千餘級。此二十一日也。先是賊帥金語王吉等云。此却必不可破。賊衆詢云何。曰。我兵至其地。柵守者振械調矢。不驚不怒。至夕。柴鼓高張。更漏徹曉。無遺無失。我晨起。飲馬於河。柵者謂涉水。即馳迎之。馳之三。迎之三。此中有人。又敢死。我江北四十八寨。糾首猶冀覆州縣。豈可先挫於一却耶。宜亟去。王吉等不聽。金遂去。去不三十里。而賊敗。自是鄉村稍稍安堵。歲甲午。賊餘孽蔓延永定茂林二都有吳

四楊棟等掠吳氏邨邨人請助。怡率衆援之。擒殺方息。當事有欲上薦者。怡力辭。日吟咏山水間。有雅餘詩集若干卷。

黨錮論

車騰芳

予讀漢書至黨錮諸人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自伊古以來未有奄豎當朝卒亡人國者自趙高亡秦而漢繼之語云禍生於至微亂成於所忽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當高祖以英雄創業而外臣排間乃獨枕官者卧恭儉如孝文趙談伯子輩獨見親幸此其涓涓之流有自來矣迨乎其後曼日以滋其風斯熾東都而後弱主當陽朝士日以疏中官日以密至於主柄下移宏恭石顯得以殺望之而其禍烈矣自是以來金貂右璫手握王章口含天憲舉朝莫可誰何而國事愈不可為矣古之為治者曰制治於未亂消患於未萌故君子之於小人當其常與未成植根未固而潛為之杜預為之防此策之上者也迨其羽翼既成引身而退可也乃欲以憤憤孤忠為揮戈返日之舉而復以謀之不臧計之不密我方欲圖彼而彼且先事以制我挾天子以令我終朝而身首分裂人鬼含冤陳蕃竇武之禍斯足悲矣為膺國諸人者生當其時計惟韜光斂翼深自晦藏庶幾無及於禍而復以悻悻之心為皦皦之行激揚聲名互相題拂自以其身為的使他人得環而射之今日詔黃門明日繫北寺刑章逮捕相望於途不數年間東漢之人才迄無遺類而漢隨以亡矣嗟乎諸君子者不為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乃以硤硤而折錚錚而摧千載之下閱其禍而傷其遇

比於蘭之自焚膏之自灼不亦悲乎雖然諸人不滅漢不遽亡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也於人何尤

新會兩生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為常申申歲聞神京陷莊烈殉國即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肉食者皆乞憐馬蹄下得美官子獨何為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即日為號召其鄉人欲以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崖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崖蜚民聚而觀之皆為感泣生為陳說忠義諭以舉事狀即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為生知其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衆乃復為約令卜日與俱屆期而李生適至李生者名子傲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海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為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今垂三百年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福生為明民死為明鬼不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攘臂前曰苟君舉事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曰曷書名於是旬日間得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夥鹿為山中時出肆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生乃毀其

家具舟筏備窮。刻日偕赴。及聞阮生在佳門。欲過與俱。初兩生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皆裂憤不欲生。生曰。今留都擁立有年矣。盡往赴之。衆皆如約。乃從海道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逡巡久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數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聞。越互相水火。皆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兩生攜持同行。踰廣闊下。贛水謁黎於軍門。時遂球軍令戒嚴。以其鄉人也見之。即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

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兩生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為人言兩生死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起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兩生者。可不死也。乃決於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三十六鷗亭記

厲鶚

趙君谷林爲亭於西池之上。名以三十六鷗。姜白石云：張平甫放三十六鷗於松江。予不及與。盟谷林取之。意有在於盟鷗也。夫鷗之爲物也，條然而清眇，然而遠，稽翳之所不得掩，矰繳之所不得加，籠檻之所不得繫，秦餉之所不得馴，嬉遊於隈渚，滅沒於煙波，舉物之無機者，莫鷗若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鷗爲從之，遊百數而不已。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爲舞而不下。石虎世所稱剛愎，鷗忍人也。佛圖澄視之如海鷗，爲此無他，動於機與冥於無機者之異也。虛舟之觸舟也，福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鬪，是何也？彼一虛舟也，此亦一虛舟也。是故佛圖澄一鷗也，石虎一鷗也。由是觀之，舉世一波也，萬物一鷗也。吾無辨，堅白無所用，其辨吾無巧，棘猴無所用，其巧吾無關，投蓋無所用，其關吾無譖，投蜂無所用，其譖物之伎於吾無所用，故吾於物無不習也。汎汎乎，飄飄乎，若遠若近，載沈載浮，於天地間焉往而不得鷗之樂斯已矣。今試與君登斯亭而肆望，目接乎漣漪，神清乎皎鏡，賓一鷗也，主一鷗也。以鷗盟鷗，猶春秋以諸侯盟諸侯也。今將與君言鷗，盟峙爲鳥者，壇邪？呀爲淵者，坎耶？鼓柑鳴榔者，方明邪？葭之聲，萍之靡，魚之乘空者，牛耳桃荂邪？酒鎗茗盃之雜陳者，敦槃邪？歌濯纓謳采菱者，載辭邪？穴風灘雨之變幻者，大神邪？盟曰：

所不與鷗同心者有如白水

松吹書屋記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至於木尤撓之易者也。莊子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至於松尤吹之清者也。若淵明之逕貞白之屨。多好種之。其所寄有遠出於埃壘之表者乎。予少耽閑寂。頗同此好。春時當坐西溪水與寺前地。多古松蒼然如毅夫介士。離立拱揖。青鬃交蓋。微漏日色。條風徐至。徘徊而披薄。有聲起於纖末。如斚笙吟。如澗泉咽。怡神滄志。殆難為狀。俯視林影參差。久而後靜焉。又嘗冬夜宿焦山松寥閣。山之松之多且古。不減西溪。檻外下臨大江。夜將分。天風蓬蓬入林杪。噴灑鼓怒。龍鳴鼉吼。猛雨激電。挾以迅濤。幾欲捲禪榻而去。起窺破牕。明星磊落三五。而後悽魄始定。蓋予之聽松。於是極其趣也。然未幾。羈遊於城市。汨之以譁囂喧卑之俗。欲求向二境者。獨生嘿存。曾不得其髣髴。乃歎淵明貞白所好之專。而予視之為有媿矣。夫杭君董浦。題其書堂曰松吹。而實無一松。豈有所託而云然歟。董浦學殖宏富。著書滿家。方今開延閣。拓石渠。以來文學士。董浦起而獻聖主。賢臣之頌歌中。和樂職之詩。鏘洋鏗鏘。聲滿宇宙。若夫礪鑿之材。淒疏之響。此特山澤臞者。藉以自娛。而何足以留董浦。雖然。無聲之樂。謂之至樂。無耳之聽。謂之至聽。好松而不能致。予與董

浦同蓬浦坐斯堂而據硯北齋心服形窮乎其若存嗒焉其若亡淵明負白之風來
自無何有之鄉固非予之所得而跋也姑應蓬浦之命記之

佛日淨慧寺遊記

杭諸山起天目蜿蜒翔躍數百里羅於城西南眺青曉碧其名最夥跳而之北郭是
為三山曰阜亭黃鶴臨平著勝幽僻地偏境奧遊者罕至佛日淨慧寺在阜亭之陰
黃鶴之麓距臨平十里而近念宋蘇文忠秦太虛楊次公司馬才仲元鮮于伯幾皆
屢及於是述之詩筆與山並壽不可以不遊發興於甲寅月正九日約王瞿曾祥丁
敬身^敬汪師李沅同舟出郭門搖兀五十里過赤岸桐扣進湯家堰捨舟而陸桑野
沃衍可喜望兩山欽峯互復中諸峰巖巖狀如爭獻瑰璋一峰為脩葦所懷如墮其
脇獨高絕處闕然不能區春寒薄陰餘雪^雪明^明顯^顯離^離為之目奪心誘於千仞之表即
黃鶴峰也緣溪行水漸狹漸清石子五色布散被以荃蒲溫谷綠縹如洗旁多古櫟
大松或欹或直行且聳入寺曠黑矣向王僧偕榻畢復走寺前左偏小石橋上橋下
為潭亭面橋萬竹翳亭後時陰霏四合睇^睇習不可辨惟聞泉竊淅^淅瓦^瓦雪^雪釋^釋雷^雷啞^啞
有怪梅臨潭上始著花潭氣鏡空見激花上縞幽曜冥光景奇絕少選片月出林表
朦朧微露人影靜對不足寺門欲闔歸宿東廡之樓下月轉寒偏相與賦詩未就起

視殿角一小山隙平而極銳沈碧近人達旦視之叢灌也十日澄霽僧俱粥已引余
輩取徑寺後循東麓下溪中多大石陂陀隱見水漫流其上勢偃怒殺則如鳴玉鼓
絲之聲始數坡公土肉山骨之句為善寫物狀窮水源得龍藏泉石裂石蛻亂泉陟
崖腹得龍洞頂平若堂左折而上為仙姑洞口仰出若壺窺之下黝然深稍進又一
穴其深不測眾掉慄莫敢入日未亭午別僧歸是行也敬身師李與子各得詩四首
瞿作遊錄末云以薦後之來者噫林數巖竇之觀大塊之所薦於屏處者以娛其湮
鬱也雖文忠太虛諸公亦暫至耳彼昧者遊之目接而神馳足輻而趨背得不虛子
之薦乎吾與子幸與山鄰姑務屢遊以毋虛大塊之所薦聊憶以為記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宋德祐之季國亡君降士大夫將帥之臣死封疆者相望不絕論者以為尊賢養士
之報而大義卓蹠照灼百世首稱信國文公與文公異跡同心者則淮東制置使李
公庭芝通州副都統姜公才其人也當元兵破襄樊下沔鄂取安慶略蕪湖沿江諸
郡望風投拜勢如拉朽惟兩淮閭閻尚全淮東得李公開濟之才為之鎮姜公以驍
勇佐之隱然示敵為不可犯文公遁入真州初欲結兩淮以觀後效訖言說降紹使
出境微苗再成幾不免於李公之手假而天心悔禍將相協謀號召淮西兵拚金陵

以截京口。天下未可定也。乃李公既拒文公不納。夏貴又以淮西降長圍之築日堅。兩宮之劫不果。於是收燼背城血戰。日苦登陴焚詔。易子繼糧。而兩公之心力殫焉。然兩公猶欲航海泰州。遠赴益王福州之召。吊靡焚膏。望未絕也。迨朱煥以揚降孫。貴胡惟孝以泰降不死。綏而死。孰可謂得死所者已。文公從北軍來。狂夫猶將阻之。此其跡之不得不異者也。一旅以圖存。九死而不悔。此其心即文公之心。較之禦敵無策。臨難授命者。加一等矣。前代既祠文公於揚州。本朝圮而復修。兩公亦有祠於廣儲門外梅花嶺。側歲久不治。化為榛莽。惟綽楔存。州民老稚撫逆悼歎。友人馬君嶸谷亟白當事。出私錢購材。市甌為屋。二楹築門。繚垣奉兩公。栗主其中。牢醴遵。竇以時享祀。君子謂是役也。以義舉是財也。以信施。鶚客馬君所樂觀。厥成為之記。并系以詩曰。

有宋之南。相賈召。患劫盡紅羊。謠成白雁。桓桓李公。鎮是淮東。本出怒誓師。擐甲手弓。將軍曰。姜身先陷陣。不全而鼓敵。人大震。黑雲壓城。落日照旗。鑾輿莫要。糧罄士飢。帥衆七千。蹈海靡悔。龍種猶存。叛將內潰。陂陀碧血。灑此黃墟。信國同心。夏貴厚顏。既考新祠。酌酒憑弔。我作銘詩。比於僊廟。